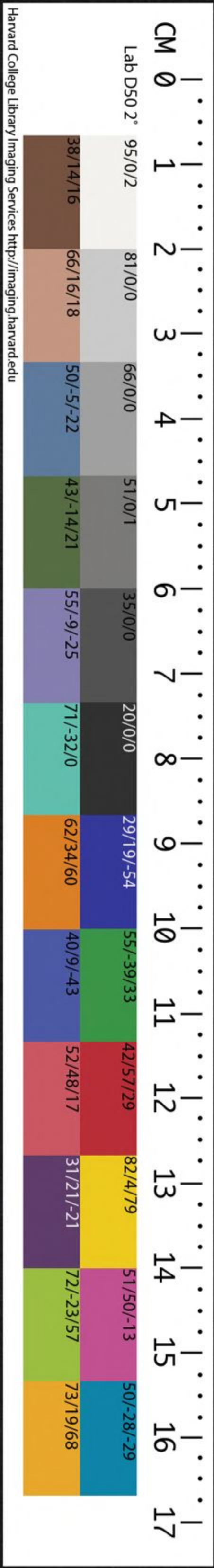


58

T2511/1218



函史下編卷之十二

明旰郡鄧元錫著

學較志

昊天生民。若有恒性。以有彝倫。而人道昉焉。人生而蒙。蒙之言昧也。於天性人道。夢夢焉爾也。於是乎作之師。以爽厥德。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曰。其助上帝。則知師也者。助天明民。覺之以降衷。恒性而定之命也。斯其重於大君乎。等矣。故君子欲化民成俗。必始於敦學。上不興禮。下不說學。以欲致治。未繇也。自虞帝平水土之治。慮民飽食。煖衣。逸居而無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教乃比於禽獸。命契爲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其申命之辭曰。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五品者。天生民之大倫。民賴以生者也。夫人之生。懷五常之性。有親愛之心。而莫先於親親。生我者父。我生者子。親莫親焉。故有親親。失則離。人生莫大於能羣。人所以能羣。居而不亂者。君。君也者。羣也。羣下所歸往。臣也者。服也。羣其羣。服而事君。以能羣者也。義莫宐焉。故有義。義失則亂。仁者人也。親親爲大。義者宐也。尊尊爲至。故人道親親尊尊也。夫父子之生。孽

孽無已也。自夫婦始矣。夫婦以判合爲施化。人之所以生。異姓合體。同尊卑。而合生於判。故有別。夫婦之別。天地之大義。人之終始也。無別則瀆。人同生。口兄弟。恩莫厚焉。親親所最先。先生而長者兄。後生而幼者弟。若生而叙之。然曰有序。序失則乖。於是乎聯之以朋友。朋友者。明父子之親。正君臣之義。辨夫婦之別。秩長幼之序。同方合志。引翼相導。以嚮於道。而盡性至命者也。而不交不親。不信不交。信也者。誠信而交親之也。親之也者。親之也。遜之言順也。姓之言生也。凡百有生。畢親以遜。而後能羣。能羣而後成其爲

人不親不遜。而能羣以和者否也。故人道尚羣也。夫是五品也。本天降之衷。故典曰天叙禮曰天秩。本人道之紀。故典曰我惇。禮曰我庸。天叙秩之乎。而有典有禮。故親義別序信具。曰有。謂性生而有之。惇典庸禮以立教。則本天開人。教之以性而有之者也。乃其命敷教曰敬。敷五教曰寬。敬教之本。寬教之用。而萬世敦學之統具是矣。其國子之教。則專之乎典樂。后夔之命曰。命汝典樂。教胥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直寬剛簡者。性之才。溫栗無虐傲者。燮調其情性于中和之極。爲倫物之本也。而和聲諧音。

燮之樂以蕩條邪穢。斟酌飽滿而消融其渣滓。其精也。重胥子也。重胥子。重國本於教也。夏殷沿而不改。因禮以爲教。夏曰較。殷曰序。周曰庠。皆小學。國學曰學。學則三代共之。皆主於明倫。其在周官。大司徒五物者。民之常。而施十有二教焉。一曰以祀禮教敬。則民報本反始而不苟。二曰以飲射教讓。則民敬老尊長而不爭。三曰以冠昏教親。則民男女親成而不怨。四曰以樂教和。則民親遜輯睦而不乖。五曰以儀辨等。則民貴貴尊尊而不越。六曰以俗教安。則民務本敦俗而不偷。七曰以刑教中。則民畏義憚法而不蔑。

八日以誓教恤。則民勸相保助而不怠。九日以度教節。則民寡欲知足而不侈。十日以世事教能。則民力業勗生而不失職。十有一日以賢制爵。則民興賢舉能而慎德。十有二日以庸制祿。則民合鋤勸穡而興功。夫是十有二教也。非其加之。卽虞五教而品節秩叙之者也。虞五教者。教之經。而周十有二教其緯也。正月始和。懸教法之象于象魏。使萬民觀教象。挾日而斂之。乃施教于邦國都鄙。使各以教其所治。民五家爲比。比使相保。保之也者。親之也。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有惻怛之愛。有忠利之救。而和親保之也。

五比爲閭。閭使相愛。善爲受其慶。惡爲受其患。老受而終之。幼受而長之。窮無歸者受而養之也。夫亦居忍弁包之而已矣。四閭爲族。族使相葬。喪同其戚。五族爲黨。黨使相救。凶同其災也。五黨爲州。州之言賙也。謂不足相爲周也。五州爲鄉。鄉之言鄉也。鄉之斯飲射而賓之。教合敬也。故王教莫大於能羣。莫先於敬讓。莫厚於敦睦。莫美於不爭。大道之行。天下時雍。則不爭之極也。故保愛葬救。周賓者。漸之仁。摩之義。導之於德讓。而要之化。斯其路也。於焉頒職事。十有二。登萬民教之。使人治其生。俾毋失其職。而又節之。

以禮防其僞而教之中。安之以樂防其淫而教之和。於是二十五家爲閭。閭有塾。五百家爲黨。黨有庠。萬二千五百家爲州。州有序。各萃其子弟而教焉。俾仕焉歸老而有道德者爲之師。序以明教。庠以視化。春令民畢出在野。冬令民畢入在里。以順陰陽。備寇賊而習之於禮。春將出民。旦上老坐右塾。里胥從焉。庶老坐左塾。隣長從焉。以時民之出。夕入亦如之。出入男子繇右。女子繇左。父之齒隨行。兄之齒鴈行。朋友不相踰。輕任弁。重任分。頽白者不提挈。不負戴於道路。桓出入畢如之。而閭巷庠序之間。絃歌之聲泚泚。

乎其相聞也。蓋自田野出入造次。而教固已行矣。八歲入小學。學六甲五方書計之事。知室家長幼灑掃應對之節。見小節焉。踐小義焉。二十而冠。冠而入大學。大學鄉學也。大學學先聖之禮樂。知朝廷君臣上下之等。修六德六行六藝之凡。見大節焉。踐大義焉。六德者。智仁聖義中和。以達德所得爲德。教之本也。六行者。孝友睦婣任恤。以達道所行爲行。教之務也。六藝者。禮樂射御書數。因性習所近而達之。使各成其德而達其能。是教之全也。其教之不率者。則有鄉八刑以糾之。而悖行亂俗者。不得奸焉。於是比長掌

其比之教治。閭胥掌其閭之徵令。用起教於眇微。月吉。族師屬民讀法。四時孟月之吉。若春秋祭禋。黨正屬之。正月之吉。若歲時祭祀于州社。州長又屬之。而讀法焉。皆有糾有勸。以漸之于德。於是乎黨正屬民。飲于序。正齒位。州長春秋賓于序。而飲射焉。三年大比。鄉大夫乃禮賓其賢者能者。教成者。而材諸官。當是之時。教始於比閭。設於州鄉。本於家塾。黨庠。州序。以達於王國。蓋天下無人而不學。無地而不建之學。以教也。孟春之月。行人以木鐸徇於路。采民風而獻之。太師比於音律。以聞于天子。在侯國。天子巡狩陳。

詩觀風。而教因以設焉。此王者不出戶而窺天下。地官。卿以敷典。擾民。既富而教。和民則之。大畧也。乃王世子。王子。羣后之世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生而有教。教始於小學。小學在王宮之西。既冠。則羣而教之。辟雍。辟雍。國學也。而大司徒所簡州鄉邦國之俊造。與焉。大司樂遵成均之法。治建國之學政。而教之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祗庸。孝友。以樂語教國子。興道。諷誦。言語。以樂舞教國子。雲門。大卷。大咸。大韶。大夏。大濩。大武。皆祖法於虞官。樂者。樂也。樂得其道也。中和。覆疇之大德。祗威無怠。庸常不易。而後中和之德全。

故祇中和之守而庸其保也。於是乎孝友順德無終始而安且成焉。乃語主興導諷誦以爲言。詩也者樂也。言志而永言之以爲樂者也。詩見情於賦。比類於此而起志於興。故興者風之遠而興導之大機也。樂誦學焉。依物以爲興。托辭而導之。諷誦以昌之。咏歎之。淫液之。于時言言。于是語語。則和平之致。辭輯而懌也。故不學詩無以言也。夫雲門大卷大咸大韶古帝之樂也。大夏大濩盛王之音也。大武武也是帝王天地統體之全。是大學之所以教也。王制曰。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學記曰。比年

入學。中年考較。一年視離經辨志。三年視敬業樂羣。五年視博習親師。七年視論學取友。謂之小成。九年知類通達。強立而不反。謂之大成。其比年入學何也。三歲大比。興賢能而敷之學。其國子則各以其始冠之年而登之學也。故比年也。不考不視。將怠而玩。能有成乎。故中一而視之。各依其始入學之年而考之。各視其所造爲之等。則而較之。進之以序。而求之以其安。曲成之道也。視離經何也。離經者麗經也。視性行之所近而易入者。循之以爲業。其爲人也敏而達。則麗之書矣。其爲人也柔克而溫。則麗之詩矣。其爲

人也。恭而愿。則麗之禮矣。其爲人也。和靜而弘深。則麗之樂矣。離之者。使身比於是。以成其德。而達其林。故其爲人也。溫柔敦厚。長於風。詩教然也。疏通知遠。長於政。書教然也。恭儉莊敬。長於立。禮教然也。廣博易良。長於化。樂教然也。故時教正業。未有能釋乎四教。四術者。視之。視其能身麗於此乎。否也。故啓知之始。一誠也。而學求端於辨志。志何辨。莫辨於誠。僞之介矣。是君子小人之所分也。故始教發其志。中年視其辨。視其於志也。介然明乎。毅然確乎。昏昏棼棼乎。而從進退之。辨志之端。一明也。離經以爲業。或怠而

弛之。於業也。何有。朝焉夕焉。益焉習焉。日就焉。月將焉。不敢惰。庶其益乎。故視敬業也。夫道無方。經著其方。不博習。或局方而不通。蓋古三年而通一經。經通而諸經可循。而窮也。故視博習也。敬業博習。然後知學之大方。要學之詣極。合語而論。不離迷於本。故視論學也。始較。視其言也。前此乎。蓋存而不論。存其心之至也。志辨矣。學樂羣而後能安。人道莫大於能羣。其不樂羣。必有辟也。不然。必有昵也。故汎愛衆而後能羣。能羣而後和。德性涵焉。志趣漸焉。此視之也。夫師也者。所嚴也。嚴之過。則尊而不親。益遠實而蒙。敬

無辟故愛。畏能愛故親。於師親而知其學之益也。故視親師也。夫朋友之於人也大矣。蓋取之以輔仁。孔子曰。朋友以極之。欲人之有壹也。必學明而後能知言。知言而後能知人。知人而後能取友。學至於能取友。則幾矣。故視取友也。前此乎。羣而不黨。汎愛衆而無爭。壹不敢自有其斷焉。平其心之至也。比九年而視成。九年者。天道九而究。王治三考而黜陟也。淵源之所漸。師友之所涵。其必且知類通達。見天地之純全。知古人之大體而知乎。其必且依仁秉德。強立不反。而仁且勇乎。之謂大成。大成者。措之用而時。施之政而達。臨之大節。而介乎其不與易也。則司馬之所材也。以充庶位。此造士之大方也。大學之教。其功始於格物致知。其本約於誠意正心修身。其用達於齊家治國平天下。其歸也。止於至善而已矣。故成均之法。使有道有德者教之。學。沒祀於瞽宗。以爲先師。瞽宗。西學也。大學始教。皮弁祭菜于先師。示敬道也。雅肄鹿鳴。四牡皇華之三篇。官其始也。學以求志。教以官材。肄之使端。其始也。入學鼓而發篋。趣之於離經。曰。遜志於此乎。是遜業也。不威不重。以學則不固。故夏楚二物。收其威。而教先於六儀。詩曰。朋友攸攝。攝

以威儀是也。故大學之教。弦也。誦也。春夏禮樂。秋久
詩書。時教之正業也。久則勞而厭。敦生焉。操縵之安
弦也。博依之安詩也。雜服之安禮也。退息之居學也。
使玩焉游焉而後安。人之性也。有能有不能。其能者。
得之性而成之習也。稷之播種也。夔之擊拊也。童而
能之。長而好焉。不性生乎。是藝也。故興其藝則樂。學
不興不樂也。是達材之教也。故君子之學。藏焉靜一。
修焉操業。息焉恬志。游焉適情。不專一方。皆所爲鼓
舞弛張。令之不倦。而日漸于中和之道也。夫然故安
學而親師。樂友而信道。離師輔而不反。是謂強立也。
大成。此進士之大倫也。夫學所以理性情。淑身心。而
歸諸道也。性其未發也。是於物無涉矣。時而調之。時
而攝之。使無撓於物。而自達於本。禁未發之豫也。欲
動情動。如水如火。卽發者欲自禁而無繇。如是而禁
之。必扞格矣。是不豫之過也。夫時過後學。如夏而播
種。秋而耘。將能穫乎。故學教國子及學士必時。中
一而較必時。時過而後學。猶無學也。積分而授之業。
積分而視之成。譬四時之八節然。一不可得爽。所謂
節也。不陵節而施。使警雋者俯就之而熟。魯愿者誘
掖之而至也。何業之一治。雜焉而施之。一不倫於理。

則施者悖也。壞亂之道也。夫獨學僻也。燕朋途也。燕
辟途也。與端良相觀乎。其長善也。微其救過也。必未
形。漸焉。涵焉。淬焉。入焉。之謂摩。唯然。故移之以朋友。
而觀摩之益微也。夫目。心神之宅也。故教者時觀外。
觀其形。目攝其儀也。內觀其心。目攝其心也。觀弗語。
而目攝之。使自存。存其心之至也。不時觀而訊。使心
馳於訊。多其訊言而數。使心馳於數。訊此求者拂也。
夫君子之教。牽之以爲道也。然或以牽率而退。馳驟
之。束縛之。而敗。故也。故弗牽而和。抑之以爲強也。然
或以抑壹而頓。沮蹙之也。故弗抑而易。達之以爲

也。然或以開達而散。未之思。又使人無復措其思。故
散也。弗達而思矣。故辭約而達。語微而臧。教罕譬而
喻。可以爲師矣。學者有四失。教者必知之。灼知之而
後能救其失也。或失則多。或失則寡。或失則易。或失
則止。此四者。心之莫同也。灼知之者。知至學之有難
易。而又知其人之美惡。而灼見其心。然後能博喻博
喻者。多而寡之。寡而多之。或因其多而多之。或因其
寡而寡之。忽者以爲易。以其難做之。止者以爲難。以
其易開之。精而精之。精而麤之。麤而精之。麤而麤之。
強者退之。強而不抑也。進者止之。止而不拂也。昏者

昭之。或昏以爲昭。明者融之。或虛以爲明。小者廓焉。大矣。或因其小而小之。則得其爲小。大者挹焉。小矣。或因其大而大之。則成其爲大。夫喻非一端而已也。夫各有當也。故知微者知心。入微者格心。可以爲師矣。夫良冶非裘也。子學而爲裘。學其似也。良弓非箕也。子學而爲箕。學其似也。詩曰。螟蛉有子。果臝負之。教誨爾子。式穀似之。謹其似也。不觀之效。駕乎始。駕馬者反之。車在馬前。先之也。帥先之而從。不先何從。是故君子慎所以先人者。師之謂也。夫王世子或君矣。而學於學與士齒。不敢以其貴富加之。以友士。王

尊無上。而師詔於天子。無北面。正西嚮之席。稟學焉。尊師也。故曰。師無當於六官。而重於六官。非苟爲尊已也。德不官而德尊。道不器而道尊。信不約而信至。時不齊而享行。時中也。如此而後能博喻。能博喻而後能無陂教。無陂教而後可以爲人師也。制於虞曰。上庠。於夏日東序。於殷曰右學。養國老在焉。於虞曰下庠。於夏日西序。於殷曰左學。養庶老在焉。皆太學也。周人修而兼用之。虞學曰米廩。以養庶老。冬讀書在焉。記曰。書夏學曰東膠。以養國老。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在焉。殷學曰瞽宗。以祭樂祖。春誦夏絃。秋

學禮在焉。皆太學。而統之曰辟雍。辟明雍和。言學也。者所以明和天下也。又水環澤宮之丘。如壁然。曰壁。雖亦曰成均。以成其德性。均調其過不及。而名也。膠言在郊。必於郊。於澤中之丘。欲耳目不雜。安其處。而無異慮也。故亦曰澤宮。王擇侯國所貢士。與大射其中簡焉。國大事。出征執訊。受脰獻馘。在焉。其侯國命立學。亦於澤。而頗損其制。環水如半壁。曰泮宮。故瞽宗東膠。辟雍成均。其實一也。皆天子設太學。以教於國者也。古聖王之所甚重也。故人生十年曰幼。學於家。學於家者。就外傳而學之塾也。學書記。學幼儀。學

樂。誦詩。舞勺。成童舞象。學射御。是也。二十曰弱冠。簡其秀而學于鄉。學於鄉者。學於庠序校也。始學禮。舞大夏。惇行孝弟。博學不教。內而不出其學也。三十壯有室。大司徒簡其秀而學于國。大樂正造焉。小樂正大胥。小胥贊焉。朋友移焉。四術四教。春秋禮樂。冬夏詩書。其所術學也。九年而博學無方。知明強立矣。而後可材。諸位於是乎。大樂正簡而進之。王升諸司馬。故四十曰強而仕。而論官辨材。始此也。其不率教者。在鄉學。則大司徒簡之。而習射上功。習鄉尚齒。左移之右。右移之左。以觀其變。不變如初禮。而移之郊。移

之遂焉。其移也。蓋埃也。異師友。新視聽。易耳目。而更其所習。埃之之道也。又不變而屏在國學。則小胥大胥。小樂正。簡不帥教者。告于大樂正。大樂正以告于王。王命三公九卿大夫元士。皆入學以興之。不變。王親視學。其興也。蓋埃也。重絕人之道也。又不變。王三口不舉。屏之遠方。終身不齒焉。故司徒之教。主於使民繇道而成俗。而胄子之教。主於使人知道而成德也。然繇之者。雖其不通於道。而踐習服行。可寡過而刑俗得安。處於田畝。令詩書則誦習其文。禮樂則通習其數。以億事則慧。以博物則藝。以濟惡有能也。如是而不屏。必且偏蔽反側。拂經賊德。過焉不止。而繇驚乎繇之者之民。故侯明撻記書識。而不威不變。必從之以屏。屏之遠方。屏之棘寄。退不得伍於民。而後已。此王者一道德以同俗。使小子有造。成人有德。有馮有翼。有敎無斃。而譽髦斯士之道也。其詩曰。鎬京辟離。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皇王烝哉。美哉。周之盛德乎。至哉。敎乎。至其國子之倅。居虎門之左。爲王宮衛者有官矣。諸子辨等正位。春合諸學。秋合諸射。使修德而學道。以三德敎焉。曰。至德以爲道本。敏德以爲行本。孝德以知逾惡。師氏以三行敎焉。曰。

孝行以親父母。友行以尊賢良。順行以事師長。於德行益深。夫天命之中。人得之為中。大本出焉。達道行焉。覆幬持載。含容之至德歸焉。故以為道本。天乾行不息。人法之為行。晝乾夕惕。無不敏。而百行萬善從載焉。故敏德行本也。人心危。即逾惡時有之。和順積于心。不可解。以事其親。而逾惡必知之。知逾惡而未嘗見諸行。則順積之致也。教之至也。鄉六行。行於家。必友睦。嫻任恤。而後具此學。成而官。官而學。惟尊賢事師。止於孝德。為其行已焉。親親尊賢。九經之大端。能事人而後能處人。於使人裕如也。唯然而國子漸於道順。具天元德。而詔王媿匡王失者。繩繩於無窮。此天下之大教也。乃保氏養之以道。而教之五禮六樂。五射五御。六書九數。俛周於應務。又教之六儀。於容德益博習焉。其在宮衛。次舍宮正。又糾其德行。幾其出入。去其滛怠。與其奇衰。會什伍而教之道藝。故君子之於學也。沒身而已矣。先王之敬教學也。沒其身而已矣。唯然知三代君臣相為師友。明穆交贊。為天下帥先。譬天奧樞。居其所而列曜。官乃其敷教。則固如產氣下復。庶物萌生。咸自夫閭巷黨序州庠鄉學間始也。豈非盛哉。

張曰。周家之教。博。大。精。詳。未。易。殫。述。此。編。遍。採。諸。書。融。會。綱。目。

鋪叙條達。周衰王道微缺。不悅學之說多有。而駟及
發揮透露。周衰王道微缺。不悅學之說多有。而駟及
其大人青衿城闕。詩用爲刺。齊魯之國。易象春秋十
三國之樂猶在。而莫能宣明。孔子躬神聖之資。明天
道而察民故。上述唐虞。下憲殷周。閔王路廢而邪術
興也。轍環於列國。冀於一遇。而世以混濁。莫能用於
是。退而論次詩書。修正禮樂。舉古樂正之所爲。造士
者。退修之。洙泗之間。又贊易以明天道。修春秋以定
王法。通四術。四教。總之爲六經。以憲萬世。而教無窮。
其門人弟子。循誦習傳。漸被於海寓。絃誦詠歌。考道
勸德。訢訢侃侃者數千人。高可佐王。下者德成材達。

以咸適於教。蓋孔門師友於唐虞君臣。堦而素王之
業終古一見也。然自是帝王敦學。不在於京邑州鄉
之上。而在乎山澤壇墠之間。雖其甚盛。而世升降繫
之矣。其後仲尼沒。微言絕。以七十子之徒。林立於世。
而教義章明。當是時。有若居魯。子夏居西河。子張居
陳。澹臺滅明居楚。子貢在齊。大者爲師傅。卿相。小者
友。教士大夫。而子夏之傳。特盛。田子方段干木之屬。
皆從受業。而曾子之傳。獨得其宗。思孟纘業焉。後乃
有荀卿。當其時。天下並爭於戰國。儒術旣絀。至秦坑
焚之禍。至烈。而齊魯之間。學者獨不廢也。漢兵圍魯。

中不下。而諸儒尚習於講誦。禮樂絃歌之音相聞。高
帝喟然嘆以爲守禮義之國。爲之罷兵。後過魯。以大
牢祠祀孔子。蓋其感也。當是時。天子不說學。而儒生
叔孫通稍通顯。阿帝意。就漢朝儀。因用爲太常。諸生
共定儀者。咸爲選首。而魯兩生竟斷斷不肯行也。其
守道不阿世如此。及太史遷適魯。觀仲尼廟堂車服
禮器。而魯諸生尚以時習禮其家。令低回。以不能去
也。蓋孔子之迹熄已。以傳十餘世。五百有餘歲矣。聖
人在下。而道傳。其效壹至此哉。始漢興。方以干戈定
海內。未遑庠序之事。孝惠呂后時。公卿皆武人。不說
儒。孝文初。使掌故鼂錯。從伏生受尚書。已。又令儒生
集撰王制。經置一博士。寢鄉於文治。而帝終謙讓。寶
清淨慈儉。爲道本。未遑禮教也。武帝卽位。頗垂意於
六藝之文。董仲舒爲上言。古之王者。南面而治天下。
莫不以教化爲大務。立太學。以教於國。設庠序。以化
於邑。漸民以仁。磨民以義。節民以禮。今陛下幸詔舉
賢良。而一郡一國。對無應書者。是王道往往而絕也。
願興太學。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白發其端。於是天
子下制曰。蓋聞導民以禮。風之以樂。婚姻者。居室之
大倫也。今禮廢樂崩。書缺簡落。朕甚閔焉。故詳延天

下方正博聞之士。咸登諸朝。令禮官勸學講義。洽聞興禮。爲天下先。太常議與博士弟子。崇鄉里之化。以廣賢材焉。當是時。公孫弘以春秋起白衣。爲漢相。封侯矣。悼道之湮鬱。乃與太常減博士平等。上議言。臣聞三代之道。鄉里有教。夏曰較。殷曰序。周曰庠。而建首善自京師始。繇內及外。今陛下昭至德。開大明。配天地。本人倫。勸學修禮。崇化厲賢。以風四方。太平之原也。古者政教未洽。不備其禮。請因舊官興焉。爲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復其身。太常擇民年十八而上。儀狀端正者。補博士弟子。郡國縣道邑。有好文學。敬長上。肅政教。順鄉里。出入不悖。所聞者。令相長丞。上所屬二千石。二千石謹察可者。令與計偕。詣太常。得受業如弟子。一歲皆輒試。能通一藝。以次補文學。掌故缺。其高第可爲郎中者。太常籍奏。有茂才異等。輒以名聞。其不事學。若下材。及不能通一藝。罷歸。諸不稱者。罰。臣謹按詔書律令。下者。明天人分際。通古今之義。文章爾雅。訓辭深厚。恩施甚美。小吏淺聞。不能究宣。無以明布於下。治禮掌故。以文學禮義爲官。而官遷留滯。請選擇其秩比二百石以上。及吏百石。通一藝以上。補左右內史。大行卒史。比百石以下。補郡

太守。卒史各二人。邊郡一人。先用誦多者。不足乃擇
掌故。補中二千石。屬文學。掌故補郡屬。用廣厲學官
之路。請著功令。佗如律令。制曰可。自是世有增加。而
公卿大夫。斌斌多文學之士矣。當是時。詩尚書易禮
春秋經各有師承。而太師爲學士。所師尊者。弟子至
以久次轉相授業。或莫見其面。蓋嚴師如此。其後經
師著傳者。得列於學官。而濟南關西瑯琊千乘間。隱
居教授生徒者。復往往數千人。或至餘萬人。猶不屬
於庠序。專門守業。論篤固而風最謹淳。方宣帝少時。
受詩於東海濮仲翁。於是詔諸儒論五經異同於石

渠閣。命御史大夫蕭望之等平奏。帝親稱制臨決。而
經高等者。立博士傳習之。當是時。儒者王吉貢禹。畱
意於風俗教化之務。吉爲上言。春秋所以大一統者。
六合同風。九州共貫也。今俗吏獨設刑瀆以守之。各
取一切。故變而不可復。是以戶異政。人殊服。詐僞萌
生。刑罰無極。質樸日銷。恩愛寢薄。願陛下承天心。發
大業。與公卿大臣。延儒生。述舊禮。毆一世之民。躋之
仁壽之域。而條當世趨務不合道者。數事以上。給事
中匡衡言。臣聞保民者。陳之以德義。示之以好惡。觀
其失而制其宐。故動之而和。綏之而安。今天下俗貪

聲色尚侈靡。好財賤義。廉耻之節薄。淫辟之意縱。親戚之恩薄。婚姻之黨隆。苟合徼倖。以身殉利。雖歲赦之。刑難使錯而不用也。臣愚以爲宜一曠然大變其俗。詩曰。京邑翼翼。四方之極。今長安天子之都。親承聖化。然其習俗。無以異於外方。毘國來者。無所瀆。則或見侈靡而效之。此教化之本原。風俗之樞機。宐先正者也。宜遂減宮室之度。省靡麗之飾。放鄭衛。進雅頌。任溫良之人。退刻薄之吏。顯潔白之士。昭無欲之路。覽六藝之意。以崇至仁。匡失俗。易民視聽。令海內昭然。見本朝之所貴。道德弘於京師。淑問揚乎疆外。

然後大化可成。禮讓可興。美哉言平。有意乎司徒八統。保息本俗之教矣。其後衡孔光。張禹之倫。以經學位三公。爲天子師。恩數隆重。近古未有。而諸經生各尊尚其師說。嚴承傳。疆學以待問。力行以待取。終無外慕。臨位而不敢受。必以讓其師。比從政。守師說不敗。廢國有大政大議。不敢臆說。懸斷舉師說爲對。而篤誼服勤。至身爲之死。中更王莽更始之亂。禮樂崩壞。典文殘落。而志誼皦然不替也。故先漢儒風特醇。而梅福上書言。昔成王以侯禮葬周公。皇天動威。雷風著災。今仲尼之後。不出闕里。孔氏子孫。不免編戶。

以聖人而歆匹夫之祀。非皇天之意。陛下誠能據仲尼之素功。以封其子孫。後世爲則。國家必獲其福。而陛下之名。與天無極。事需後。及平帝初。詔追謚孔子爲褒成宣尼公。封其後均爲褒成侯。光武中興。首加隆重。修太學。式古典。訪求儒雅。而籩豆干戚之容。蔚興。四方學士雲會于京師。於是立五經博士十有四家。俾各以其家灋教授。置弟子員受學。太常以差次總領焉。博士舉狀式曰。生事愛敬。喪事盡禮。通易尚書。孝經論語。兼綜載籍。窮微闡奧。隱居樂道。不求聞達。身無金瘡痼疾。三十六屬。不與奸惡交通。不干王侯賞賜。行應四科。經任博士。署其官。其保舉中元元年。始建三雍。明帝卽位。親行其禮。天子冠通

天冠而衣日月。備灋駕。清道詣焉。至辟雍。御東廂。遣使者以安車迎三老躬。五更榮於講堂。天子親迎於門。屏外交禮。道中升自阼。老更自賓階。躋。天子揖讓如禮。三老升東面。三公設几。九卿正履。天子親袒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醕。祝哽在前。祝噎在後。五更南面。三公供具亦如之。五更榮。帝故所從受經。桓先生也。禮畢。引桓先生及弟子升堂。帝自下請爲說經。當是時。冠帶縉紳之人。圜橋門而觀聽者。蓋億萬計。於是詔尊賜榮爵。關內侯。三老五更皆以二千石祿。養終其身。其後帝親詣太常。爲桓先生設東面坐。置几

校會百官及榮門生數百千人。帝親執業。諸生或避位發難。帝謙謙不敢對。曰：太師在是。既罷。悉以太官供具薦其家。榮每疾。帝輒遣使者存問。太官大醫相望於道路。後疾篤。帝親詣問起居。至榮所居第街。帝下車擁經而前。撫視流涕。賜牀茵帷帳刀劍。充其家儀及物。千百年鮮儷也。榮卒。帝變服臨哭。甚哀。賜坐首山之陽。當是時。自皇太子諸王及功臣列侯子孫莫不學。又爲外戚郭樊陰馬建四姓小侯。授選高能。受博士業。自期門羽林之士。畢令通孝。行章句。匈奴亦遣子入學。濟濟乎。洋洋乎。斯爲盛矣。

肅宗時。尚書楊終言。章句之徒。師異道人異說。用破壞大體。願陛下準石渠故事。詮平之一。道德爲後世則。於是會諸儒於白虎觀。考詳同異。稱制決如石渠故事。命史臣著通義記焉。迨連月。乃罷。又詔高才生受古文尚書毛詩。穀梁左氏春秋。皆擢高第。爲講郎。給事近署。以網羅遺軼。博存諸家。方帝爲太子時。受書於汝南張酺。元和二年春二月。東巡狩。至于東郡。詣焉。命太守酺諸門徒掾吏會庭中。天子備弟子之禮。受尚書一篇。乃行。幸儒者鄭均宅。問道。賜尚書祿。終其身。望岱宗。至魯。作六代樂。祀孔子於闕里大會。

孔氏男子六十二人。命諸儒講經。帝謂博士僖曰。今日之會。於卿宗有光乎。對曰。古聖帝明王。莫不尊儒貴道。今陛下親屈萬乘。辱臨敝里。崇禮先師。增輝聖德。非臣私家。獨蒙其榮。帝太息曰。非聖者子孫。能為是言乎。拜僖郎中。和帝亦數幸東觀。閱書府。召博士諸儒。問大義。而司徒防為上言。說經者。傳先師之言。非從已出。若規矩權衡之不可枉也。難者必明其據。說者務立其義。浮華無用之言。不陳於前。故精思不勞。而道術愈章。伏見試博士弟子。皆以意說。不修家法。妄生穿鑿。輕侮道術。淺以成俗。臣聞之。改薄從忠。三代常道。專精務本。師學之所貴也。臣以為博士策試。宜從其家法。開五十難以試之。釋義多者為上第。引文明者為高說。其不依先師。以新奇相代者。皆正以為非。帝從之。永初初。鄧太后稱制。安帝方幼。冲尚書。準上疏曰。臣伏觀光武皇帝。受命中興。羣雄崩擾。東西誅討。不遑啓處。然猶投戈講藝。息馬論道。至孝明皇帝。兼天地之姿。竝日月之明。庶政萬幾。無不簡心。而垂情古典。游意經藝。饗射禮畢。正坐自講。闕里之化。矍相之事。不足方之。朝多皤皤之良布。在廟廊。每於讌會。則論議衍衍。共求政化。詳覽羣言。金聲玉

振。小大隨流。雍雍可嘉。期門羽林。介冑之士。悉通孝
經論語。化自聖躬。流入蠻方。八方肅清。上下無事。是
以議者每稱盛時。咸言永平。今學者益少。遠方尤甚。
博士倚席不講。儒者競論浮麗。忘謇謇之忠。習諛諛
之辭。文史則去法律而學詆欺。德陋俗薄。滋以苛刻。
昔孝文竇太后。好黃老。而清靜之化流。臣愚以為宜
下明詔。博求幽隱。發揚巖穴。寵進儒雅。徵詣公車。以
俟聖上講習之期。郡國書佐。使讀律令。通知彌教。期
治之意。樊準南陽湖陽人。宏族孫。少勵志。行業儒。以父產數百萬。讓孤兄子。於是太后
詔公卿中二千石。各舉隱士大儒。妙簡博士。必得其

人以勸後進。而安帝薄文藝。不好也。當是時。太學類
敝。博士棄不講習。朋友怠散。永建中。將作大匠翟酺
為上言。孝文皇帝。經置一博士。武帝興學。宣帝論六
經於石渠。學者滋盛。光武初興。愍其荒廢。起太學博
士舍。若內外講堂。諸生黌巷。海內宗嚮。明帝重辟。雖
欲毀太學。太尉趙熹以為宜兼存之。故並傳至今。而
頃者頽廢。鞠為蔬圃。宜更修繕。誘進來學。順帝從之。
而太學堂房門館復備。諸郡國試明經下第者。補第
子。增甲乙科。員各十人。成帝課甲科四十人。乙科二
十人。至是甲科五十人。乙科
三十人。并丙科
二十人。為百人。用左雄言。召海內名儒為博士。使公

鄉子弟受業。簡有志操者。增養給。而童子年十二。能通經者。拜童子郎。自是游學增盛。至三萬餘人。其後桓帝時。諸儒郭泰。賈彪等。遊太學。學士宗之。與司隸膺。太尉蕃。尚書暢。更相褒重。爲世表。而太學生競爲危言。深論。以激世。爲宦官所忿嫉。於是鈎黨之禍作。而學士無慮多誅。慘烈矣。始延熹初。太學西門自壞。平原襄楷歎之曰。太學天子教化之宮。門無故自壞。文教其將衰乎。已而果然。靈帝溺辭。自造皇義篇五十章。開鴻都門學。引諸生能文賦者數十人。以不次擢侍中。禁酒樂。松賈護多引無行趨勢之人。以充賢士。耻與其列。議郎邕上書言。古者取士。使諸侯歲貢其德行道藝。孝武之世。郡舉孝廉。又有賢良文學之選。文武並用。漢之得人。數路而已。夫書畫辭賦。才之小者。康國理人。未有其能。陛下卽位。首先經術。聽政餘日。觀省篇章。聊代博奕。非以爲教化取人之本也。而諸生競利。作者鼎沸。高者頗引經訓風喻之言。下則連偶俗語。有顛俳優。或竊成文。虛冒名氏。亦復隨輩擢拜。旣加之恩。難復收改。不可復使之從政理民。及仕州郡。昔孝宣會諸儒於石渠。章帝集學士於白虎。通經釋義。其事優大。文武之道。所宜率從。若乃小

能小善。雖有可觀。孔子以爲致遠則泥。君子當志其
大者遠者。願幸留意。蓋終漢世。自天子王侯中國。咸
尊六籍爲素王。大業潤色遵明。其賢者修諸身而見
於世。謀王謨國。撰著講授。咸不詭於宗經。故西京醇
厚。東漢風節。三代而降。斯爲美。而先漢循吏。蜀守文
翁。穎川守韓延壽之倫。猶能以興學明教爲大務。舉
察辟薦。庶幾古州里庠序之化。俗漸漬於學而成風。
始蜀郡僻陋。有蠻夷風。郡守文翁。誘進之以教化。乃
選郡縣小吏。開敏有才智者。親飭厲。遣詣京師。受博
士業。學成歸。以爲右職。又起學宮於成都市中。招下
縣子弟受學。更其繇。高者補郡縣吏。次舉孝弟力田。
吏民榮之。爭願爲學官弟子。繇是學者比齊魯焉。穎
川多豪強難治。延壽欲教以禮讓。乃首召郡中長老。
爲鄉里信向者數十人。具酒食與相對。接以禮意。人
人聞以謠俗。民所疾苦。爲陳和睦親愛。銷除怨咎之
語。長老各自歡幸。願受命。因與定嫁娶器祭儀。品令
畧倣古禮。而毋過於法。又令文學。較官諸生。皮弁執
俎豆。爲吏民行器祭嫁娶禮。百姓遵用。風化勃然。後
入爲左馮翊。黃霸因其迹。而條教益設。而大治。天子
下詔稱揚之。曰。穎川太守霸。宣布詔令。百姓孝子弟。

弟貞婦順孫日以衆多。田者讓畔。道不拾遺。養視鰥寡。贍助貧窮。獄或八年無重罪囚。吏民興於行誼。可謂賢人君子矣。書不云乎。股肱良哉。其賜爵關內侯。黃金百斤。秩中二千石。而潁川有行義民。三老力田。皆賜爵及帛有差。施于東漢。流風未泯。蒲亭長仇覽。制科令。勸人生業。至果菜鷄豚畢。有數。農事訖。則令子弟就黌舍。羣於學。其剽輕遊恣者。督課之。田桑振。器卹窮民。大嚮服化。烝噐悖。卒成孝子。蓋其風如此。漢末凌遲。三國兵爭。始猶沿先代之故。興學講業。正始而後。王衍何晏嵇阮之倫。扇以玄言。士溺恬虛。放而成俗。讎視禮法。纏視名教。流溢無簡。貪實溺女。視爲性然。氏羗戎羯。交亂于士中。波及六季。莫之能反。彼其初。徒以萬物生於虛無。成其簡曠。詆名教無所用。快其宏論。而流乃漫漶底是也。晉宋梁隋之間。益之以佛說。益宏濶勝大。王公崇奉。學校淪沒。曾莫省顧。賀循戴邈王儉之流。稍請進明。而習俗益敝。終莫能振。當晉時。鄱陽內史虞溥。獨留意庠序之事。移告所屬縣。招學徒。至七百餘人。溥作誥諭之。畧曰。爾文學諸生。皆冠帶之流。年盛志美。講修典訓。此大成之業。立德之基也。夫聖人之道。淡而寡味。始學者不好。

也。比至暮月。博習滋多。然後心開意朗。敬業樂學。不覺大化之陶而入也。故學之染人。甚於丹青。丹青見其久而渝矣。未見學久而渝也。夫工人之染。先其質。後修其色。修色積久而工畢矣。學亦有質。孝悌忠信是已。君子內正其心。外修其行。行有餘力。則以學文。文質彬彬。然後成德。夫學不忠才之不及。而患志之不立。故曰。希驥之馬。亦馬之乘。希顏之徒。亦顏之倫。又曰。剡而舍之。朽木不知。剡而不舍。金石可虧。斯非其效乎。時祭酒求。更起學舍。行禮。溥曰。君子行禮無常處也。孔子射矍相之圃。而行禮大樹之下。

爲民費。諸猶淳質。有漢儒風。元魏孝文。篤意斯道。建辟雖尊事老更。及遷洛。立國子太學。四門小學。斯文鬱然復興。燕齊趙魏之間。橫經著錄。大者千餘人。小者數百人。周文開府。設崇文之觀。重成均之職。徵沈重於南荆。禮熊安生於東魯。是以天下慕向。服儒服。挾先王之道者。比肩歸之。雖通儒盛業。有遜前代。而流風爲競矣。道器千載。而玉文中子。皇然遠覽於周公孔子之道。遵修鴻業。曰先師之職也。不敢廢。道修於近。治反乎本。好而能樂。勤而不厭。困而不憚。窮而能通。而三才九疇。屬布衣也。當是時。河汾之間。講義

勸道絃誦詠歌不列於庠序而訢訢休休微言眇論庶幾哉洙泗之風其徒遵其道而受業者數千人有造有立蓋天之厭亂極矣會且開唐宗昌明之治豫為之設科儲才而房杜王魏之倫因成佐命也唐始受命即詔有司立周公孔子廟于國學有國子學置學生三百人以文武三品以上子孫若從二品以上曾孫及勳官二品縣公京官四品帶三品勳封之子為之有大學學生五百人以五品以上子孫職事官五品其親若三品曾孫及勳官三品以上有封之子為之有四門學學生千三百人其五百三品以上無封四品有封及文武七品以其八百人以庶人之俊異者為之書算學生各三十人

以八品以下子及庶人之通其事者為之

其京尹府有學學生八十人京

縣五十人而天下諸道州縣率置學凡三等上州學生六十人中下州以十為差上縣學生四十人中下縣亦以十為差國子監生尚書省補祭酒統焉州縣學生州縣長官補長史主焉凡博士助教分經授諸生未終經者無易業凡禮記春秋左氏傳為大經詩周禮儀禮為中經易尚書春秋公羊穀梁為小經通二經者大經小經各一若中經二通三經者大經中經小經各一通五經者大經皆通而門下省有弘文館生三十人東宮有崇文館生二十人詔宗室功臣子

孫學焉皇總麻以上親皇太后皇后大功以上親宰相及散官一品功臣身食實封者京職事官從三品中書黃門侍郎之子為之亦甚設矣太宗櫛風沐露銳情經

術。卽秦王府開文學館。召名儒十八人爲學士。旣卽位。於殿左置弘文館。引學士番宿更休。每間輒召對。討古今道前王成敗。至日晏夜艾不怠也。貞觀六年。詔罷周公祠。以孔子爲先聖。封孔子後德倫爲褒聖侯。顏氏爲先師。制太學。四門律書算學。皆隸國子監。聘天下老師淳德。爲國學官。數臨幸。命祭酒博士講論經義。賜束帛。諸生負至三千數百人。自玄武屯營。飛騎皆設博士授之經。四方秀父。挾策負素。空集京師。而文治勃興。於是新羅高昌百濟吐蕃高麗等國。並遣子弟入學。凡八千餘人。侈袂方履。肩摩武接。國學之盛。近古未有也。已又命讐正五經訛缺。頒天下示學者。命諸儒萃章句爲義疏行之。因詔前代通儒。用其書。行其道者。宜褒嘉。列饗于孔子廟庭。方帝卽位。初訪羣臣。喟然歎承大亂後。恐教化未易達也。魏文貞對曰。久安之民驕逸。驕逸則難教。經亂之民愁苦。愁苦則易化。譬之猶饑易爲食。渴易爲飲也。帝然之。封德彝曰。三代以還。人漸澆訛。故秦任法律。漢雜霸道。蓋欲化而不能。豈能之而不欲。魏徵書生。未識時務。信其虛論。必敗國家。徵曰。五帝三王。不易民而化。湯武皆承大亂之後。而身致太平。苟謂俗漸澆訛。

則至于今日。當盡化爲鬼魅矣。陛下安得而治之。帝曰善。由是垂意教化。而文治大行。玄宗卽位。重儒學。詔羣臣及府州縣舉通經士。而太常馬懷素散騎常侍。褚無量。以待讀。入勸講禁中。帝讀書有疑義。從問質。以無量羸老。造腰輿。使內侍舁之。親送迎。待以賓師之禮。已又置麗正書院。聚文學之士。撰講議。勅有司優給。中書舍人堅。頗以爲多費。嘗言之。相張說曰。古帝王於無事時。往往肆意於聲色犬馬。今上延禮文儒。垂意典籍。甚盛。爲益者大。爲費者小。陸生之言。何不達也。時詔天下州縣。里皆置學。而先聖孔子褒封。未崇極。不副於帝心。乃尊謚爲文宣王。封其後襲文宣公。於廟正南。面位。諸十哲七十二賢。皆加秩。而顏子特進。充國公。是時祭酒楊瑒爲上言。古者公卿大夫之子弟。及諸侯歲所貢俊秀。畢入太學。漸漬於禮樂。三德四教。比學成而後官。唐興二監。舉者以千百數。當入選考。功覆較登第。無多少之限。今考功限天下。明經進士。歲纔百人。二監得與舉者無幾。是學徒空費官廩。而博士爲濫祿也。國家啓庠序。廣化導。將有以用之。而猥以限約格之也。且流外出身。及諸色仕者。歲至二千餘人。而明經進士。不能居其十一。胥

史浮虛之徒。既先王禮義。非得與服。勤道業者。挈長
度重也。而旁羅叔之。欲望俊乂之在朝也。難矣。又奏
言春秋儀禮書傳浩繁。今習者纔十一二。而有司帖
試明經。不質大義。獨取年頭月尾。孤經絕句以困之。
將廢無日。請帖平文以質大義。能通者稍加優仕。以
弘獎儒學。從之。代宗時。詔皇太子詣國學行齒胄禮。
國子司業歸崇敬。以學與官名皆不正。而講試無法。
欲因以更法復古。乃建言天子學曰辟雍。水環繚如
壁然。其誼言以禮樂明和天下也。云爾。漢光武立明
堂。辟雍。靈臺。號三雍宮。至晉別立國子學。以造士。今

辟雍獨闕。請以國子監爲辟雍。省祭酒司業。非學官
宜稱。請以祭酒爲太師氏。司業爲左師右師。近世明
經不課義。先帖經。額門廢業。傳授道絕。請尚書周易
儀禮禮記春秋左氏傳經各置博士一員。公羊穀梁
春秋通置博士一員。皆兼通孝經論語四品以上。各
舉德行純潔。文詞雅正。儀矩莊重。可爲師表者。以聞。
在外給傳。七十者安車蒲輪敦遣。國子太學四門三
館各立五經博士。品秩生徒有差。

且條教授法。學生
謁師。贊用服。修一

束。酒一壺。衫布一裁。色如師服。師出中門。延入與坐。
割修。斟酒三爵止。乃發篋。出經。摠衣。前請師爲說經。
太畧。然後就室。朝脯。請益。三時堂上訓授。示以文行
忠信。孝悌。睦友之道。旬省月試。時考而歲貢之。天曹

視生徒及第多少。爲博士考課殿最。有不率教者。夏楚之。移禮部爲太學生。太學又不變。徒之四門。又不變。徒本州學。復不變。跡役如初。終身不齒。雖率教九年。學不成者。亦歸之本州。禮部考試法。請罷帖經。於所習經。及論語孝經條問大義二十。而得十。入爲通策。三道。以本經對。三通二爲及第。其孝行聞鄉里者。及舉解。具以聞。試闕一二。許兼取。有詔尚書省集百

官議。皆以去古久遠。制度難分明。省禁非外司宜稱。周世官稱氏。國學非世官。不得稱氏。崇敬議非是本所議。有意乎興學。而大都文具無本實。故不行。其後鄉貢進士李行修上書言。臣伏觀漢初。經籍所起。繇口傳壁匿。而煥然明備。繇朝廷修廢官立太學。朝夕講貫。以究聖意。歲時程課。以嚴師道。使然也。迨乎

靈之世。遂能使諸儒扶持元極。匡飭頽俗。傳委裘以終大運。非儒術已試之明效與。近學無專門。經無師授。以音定字。以疏釋經。是能使生徒繇之中科。不能使天下繇之致理。明矣。大率五經皆然。臣獨以詩學上聞。趨所急也。夫詩者。發人情性之蘊。故謂之風。手舞足蹈之音。作用之崇祖德。垂風聲。勞歌怨誹之音。作用之察治理。審教化。是以四海雖大。羣生雖廣。猶生人之和氣。息乎踵。達乎顙。而流乎手足。猶草木之豐澤。漸乎根。窮乎杪。而被乎枝葉。氣無湮滯。情無闕鬱。如此。則詩得其任。風得其性也。昔殷周相承。俱有

聖治道洽于下。告成功於神明。德澤衰反。謬於禮素。文主譎諫而不訐。其教溫柔敦厚而不愚。仲尼接于其時。謂王者宜以陶冶風俗。臣下宜以洗濯滓穢。乃採詩合三百五篇。善者全而用。不善者全而去。非如春秋諸經。或革或因。相錯而成也。志士躬當治亂之時。氣有慘舒。感於物而後動。積於中而後形。故言之成文。歌之成聲。聖人以全動物。物從自化。未施敬於人而人敬。未施哀於人而人哀。頑者以之開明。躁者以之舒釋。道源既失。絕而莫嗣。獨有楚屈原。頗得詩人之風。介於子蘭。斬尚之間。終以放死。洎秦燔。笑三代。燔燒經籍。世儒坑死。後學喑呢。相授以及漢興。離全經者七十年。師口說者四三輩。漢武篤好。立於學官。雖章句大修。而比興未喻。時楊雄。司馬相如。巽悞。觀望。勸百諷一。推波助瀾。文雖有餘。不足稱也。然以本學寢盛。時因災異。屢啓直聲。初或不究。終得其助。厥後君臣道薄。詩道陵夷。蘊義感激之士。至曰。生何後乎。鬱怏。嘍喑。莫通其源。臣伏以爲。詩教未隆於時。則士不勸。風雅未洽於下。則言多舛。陛下加禮巖穴。發揚幽仄。以文讓次。征伐而不暴。以誠明推教化。而不浮。如此。則詩學何爲鬱然積於空虛不用之地乎。

願詔公卿諸儒講其同異。約其指要。其有能列四始之元本。窮六藝之粹精。講之以多物。而無諱蔽。之以一言。而得旨者。使為經師。俾傳而行之。其毛鄭不安者。隨宜刊正。選立博士弟子員。如漢故事。然後命瞽史納于聰明。命司成教之世子。是謂端本。繇朝廷被于民庶。由京師施之遠方。是謂垂化。復采詩之官。以察風俗。是謂兼聽。優登才之選。以勵生徒。是謂興古。四者既備。大化自流。則動天地。感鬼神。德豚魚。其董荼。來異俗。懷鬼方。推而廣之。神而化之。無難矣。微臣不知時變。溺於師言。謹昧死以聞。而是時度日休詩

立孟子為學科。上書言。今有司除茂才。明經外。有熟莊周列禦寇書者。亦得登科。其誘善雖深。而懸科固未正也。孟子之文。粲若經傳。光乎百氏。諸子之不異於道者。惟此而已。夫莊列之文。荒唐之文也。讀之可以為方外之士。鴻荒之民。豈能有益於輔世貞教也哉。此之不列。而彼之崇長。何也。請下有司。立孟子為學科。有能精通其義者。視明經選。皆尼不行。唐自中葉。老佛顯行。儒道媮末。濫竽顯仕。稱儒者。顧相助為怪神。昌黎韓愈。始銳然以六經之文。為諸儒倡。喟然引聖爭四海之惑。屢踰復振。元和中。為國子博士。上

書言國家典章。崇重庠序。近日趨競。不復原本。至使公卿子弟。耻游太學。而工商凡冗。或占上庠。宜革正。以贊鴻猷。請國子館生員。依六典蔭補。其太學館。願許無資蔭。有才業人以充。如有蔭資。不補學生。應舉者。請禮部不錄。又言近年吏部所注學官。多循資叙。不考行能。令生徒靡觀。不自勸勵。請自今非專通經傳。博涉墳史。及進士五經登科人。不擬其新授官。上日必研試。乃授。用副聖朝崇儒尚學之意。後愈為潮州刺史。而潮人未知學。乃興士於學。牒諸縣置鄉較。云孔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耻。不知以

德禮為先。而輔之以政刑也。欲用德禮。未有不繇學較師弟子者。此州學廢日久。百十年間。不聞有進士明經業成。貢王庭試。有司者人吏。日不識鄉飲酒之禮耳。未聞鹿鳴之歌。忠孝之行。不勸固其所也。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今此州萬有餘戶。豈無庶幾者耶。刺史縣令。不躬為之勸。里閭後生。無所從學。此亦縣之耻也。秀才趙德。沈雅專靜。頗通經。有文章。能知先王之道。論說之。且排異端。宗孔氏。可以為師矣。請攝海陽縣尉。為衙推官。專莞州學。以督生徒。興愷悌之風。刺史已出俸百千為舉本。收其贏。給學生厨饌。而

潮文學始於此。時閩越地亦未有學。貞元初常衮以故相出爲福建觀察使。乃設鄉較。興學者。召學士與爲客主之禮。諸觀游宴饗必召與。未幾皆化翕然。故潮海閩越之人舉進士仕上國。自韓常興學始。而後乃駸駸乎中州埒也。至于今。頌韓常之功不衰。自唐世興學而設科。專詩賦。不要於本實。中更兵革。已復廢墜。天下競於聲偶。爲祿利資。視梁昭明所輯文選。爲六經末益漫漶。自楊綰鄭餘慶鄭覃以大儒輔政。議抑進士之業。優學科。先經誼。後辭賦。然終已莫行。五代學廢。後周太祖詣孔子祠致奠。左右曰。孔子人

臣也。請無拜。周祖曰。孔子百代帝王師也。其敢不拜。乃再拜。世宗營國子監置學舍。至宋祖尤重學。尊先師。嘗歲三詣學。詔有司增脩國子監學舍。塑先聖亞聖十哲像。繪先賢先儒像。尊謚孔子爲玄聖文宣王。十哲公七十二子侯。從祀先儒伯。帝自爲孔顏贊。命宰臣兩制分撰餘賢儒贊。而國子監言監生徒額七十人。詔分習五經。中繫籍不至者多。請令赴進士諸科者。補生徒之闕。詔從之。然世更大亂。學者衰少。亂稍定。儒者往往依山谷講授。徒多者至數十百人。而高陽。嶽麓。睢陽。白鹿。四書院爲最著。太平興國中。詔

紹孔子後宜爲文宣公。蠲其家租繇。幸國子監謁先
聖。禮畢。張帟幕。召博士覺講經。賜金帛。真宗東封。詣
曲阜謁先聖廟。服韡袍。酌獻行。再拜禮。仍詣墓奠。追
諡文聖文宣王。後以國諱改至聖。從祀諸賢儒。畢差次增封。
詔州縣有聚生徒講讀之所。並頒賜九經。仁宗卽位。
首命龍圖閣學士馮元領國子監事。且命薦博明經
術者以聞。慶曆中。參知政事范仲淹請興學校。較重本
實。於是下詔言。儒者通天地人之理。明古今治亂之
原。此其道博深。而有司操聲病章句拘孿之。吾豪雋
竒偉之士。其何以奮焉。夫士以純明朴茂之美。而無

教學養成之法。使與不肖者並進。朕甚痛之。夫遇人
以薄者。不可責其厚。今朕建學更制。以尊子大夫之
行。盡學者之材。有司其務。嚴訓導。精察舉。以稱朕意。
學者益進。脩無失時。六部使者選所屬充教授。負不
足。取於鄉里宿學有道業者。於是府州縣以次立學。
較造士。而宋興亦旣八十有四年矣。當是時。天下又
安。取材惟進士諸科爲最廣。而貢禮部數絀者。亦具
得。特奏名。於是士玩愒不學。帝下詔揚厲之曰。學猶
殖也。不殖將落。敬遜務時敏。厥脩乃來。朕慮天下士
有遺也。念屢舉不中科退者。不能友其閭里。故特奏

名而狂于寬恩。遂墮素業。朕甚耻之。自今以往。其篤學愛時。無習僥倖焉。先是侍講胡瑗。教授湖州二十一年。患隋唐以來。仕進尚文辭。而遺經業。苟趨祿利。於是推本古聖賢。所以治已治人者。爲教本。嚴條約。以身先。雖大暑。必公服端坐。終日嚴師弟子之禮。視諸生如子弟。諸生亦信愛之。如父兄。解經中。至有要義。懇懇爲諸生言。所爲治身約心者。置經義。治事齋。其經義齋。擇疏通有器局者居之。治事齋。人各治一事。又兼一事。如治民治兵。水利算數之類。務之於道藝。學徒或不遠千里而來。來以千數。日月刮削爲文章。皆傳經義。本師說。以理勝。尤敦尚行實。至是有司言瑗湖州學。諸所爲條科甚具。請下湖學。取其法。著令爲太學程。而召瑗爲國子師。瑗旣至。請擇其徒之已仕者。盛僑顧。臨輩分治其教。如湖學。加篤衆始疑駭。謗蠶起。而瑗誨誘。精力不怠倦。卒以有立。而衆大嚮服也。四方士雲集。黌舍不能容。每公私試罷。掌儀率諸生會首善堂。令雅樂歌詩。迨乙夜乃散。諸齋以其間。歌詩奏琴瑟。而絃誦之聲。徹於中外。其弟子雖散居四方。隨其人賢愚。皆循循雅飭。其言談舉止。遇之不問可知。爲先生弟子。其學者相語稱先生。不問可

知爲胡公也。方洛學未興，而正叔詣太學，就瑗學。瑗得其顏子所好，何學論大異之。命分主教事，蓋卓然有得於古，守約達材之教者如此。神宗垂意儒學，廣

太學講堂齋舍勸學官。

增置直講爲十員，率二員講一經，令中書遴選主判官、生

徒初入學者爲外舍，額七百人，外舍升內舍，員三百人，內舍升上舍，員百人，各執一經，從講官受學，月考試其業，優等上中書，其正錄學諭官以上舍爲之，經各二員，學行卓異者，判直講，復薦之中書，奏除官，始命諸州置學官，率給田十頃以贍上，置小學教授。而程純公

顥爲監察御史，裏行爲帝言治天下以正風俗，得賢才爲本。宋興百餘年，而教未大醇，風俗未盡美，士鮮謙遜之節，鄉之廉耻之行，刑繁而奸不爲止。官備而

材不足用，則學較不修，師儒不立，無以風勸表厲之。而然也。古者一道德以同俗，今夫聖久遠，儒學廢熄，人執私見，家爲私學，經訓支離，無復統一道之不行，固在於此。宜先禮命近侍賢儒，及方岳州縣之吏，悉心推訪，有明先王之道，德業充備，足爲師表者，其次篤志好學，材良行修者，以名聞上者，朝廷厚禮延聘。次者州縣敦遣，萃於京師，館之宴閑，豐其廩餼，朝夕相與講明正學，其道必本於人倫，明乎物理，其教自小學灑掃應對進退，以往修其孝弟忠信，周旋禮樂，其所以誘掖激勸，漸磨成就，皆有節度，其要在

於擇善修身。至於化成天下。自鄉人而可以至於聖人之道。擇其學明德尊者。爲太學師。次以分教天下之學。始自藩省。至於列郡。擇民之俊秀。士之願學者。優其廩而蠲其徭。自太學及州郡學。擇其道成可爲人師者。使教于縣學。而千室之邑。達於黨。遂咸以次修庠序之制。教焉。每歲縣令與學之師。以鄉飲酒之禮。會鄉老。推經明行修而材者。升之州學。郡守又與其師行鄉飲之禮。會郡士。推經義性行材能三物。而賓與之太學。太學聚而教之。歲論其賢者能者於朝。凡選士之法。必性行端潔。居家孝悌。有廉耻禮遜。通

明學業。曉達治道者。以充薦舉。私非其人者。覺免失舉者。奪官二等。如此則教養之法。一出於仁義道德。而升進者。又專於行實材能。諸聲律小碎糊名。謄錄一切無義理之弊。盡屏不用。不數年間。學習丕變。豈惟得士浸廣。天下風俗將日漸於謹淳。王化之本也。當是時。顯與弟頤。得汝南周敦頤所授道學之要。而發明光大之。會歸于六經。顯中和具體。頤敬義成德。天下師。仰爲洛學。古學蔚然勃興。道業傳數世。而關中張載。銳然於古。知禮僉務之道。關中人士師尊之。躬行之多。與洛人僉。蓋孔子沒。至是千五百年矣。而

神宗於純公甚信用。會相安石柄國。欲以其說易天下。尼不行。已純公出爲晉城令。民以事至邑者。必告以孝弟忠信之行。度鄉村遠近爲保伍。使力役相助。患難相恤。孤孺殘廢者。責之親黨。使無失所。行旅出其途者。疾病皆有所養。諸鄉皆置較。暇時親詣較。召父老與語。兒童所讀書。爲正其句讀。教者不善。爲易置之。俗始甚野。不知學。乃擇子弟之秀者。聚教之。羣鄉民爲社會。爲立科條。旌別善惡。使有勸有耻。在縣三歲。民愛之如父母。又隱然古鄉大夫州黨之教也。而陳襄爲仙居令。正歲耆老大集。告之曰。爲吾民者。

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夫婦有恩。男女有別。子弟有學。鄉閭有禮。貧窮患難。親戚相救。婚姻死喪。鄰保相助。無墮農業。無作非爲。無學賭博。無好爭訟。無以惡陵善。無以富吞貧。行者讓路。耕者讓畔。班白者不負載於道路。則爲禮義之俗矣。是時藍田呂大防大臨。兄弟受學於程張。爲鄉約以導俗。爲約四。一曰德業相勸。二曰過失相規。三曰禮俗相交。四曰患難相恤。各有條教。月朔會鄉民相勸勉。意主於化民成俗。時以丕變而用不大行。元豐中。太學置八十齋。齋五楹。三舍。生各以差次增廣。又新更學制。養士以千數。

而司教者往往峻要束爲煩苛。元祐初。御史劉摯疏言學較以養育。人材爲首善之地。教化所從出。非宜以法也。雖羣居萃聚。訓齊之不可以無法。而實禮義存焉。今法禁比於治獄。條目多於防盜。上下相疑。以求苟免。甚者博士諸生。禁不相往來。教導無施。質問無所。但月一巡。所隸之齋而止。豈稱先帝所爲造士之意。治天下者。遇人以君子長者之道。則下必以君子長者之行應之。若遇以小人犬彘之道。彼將以小人犬彘自爲而已矣。於是詔崇政說書願。看詳學制。而願議以爲學較禮義相先之地。而月使之爭。非教養之道。請改試爲課。有未至。學官召而教之。不復定高下。制尊賢堂。以延天下道德之士。立觀光法。鑄解額。以去利誘。置待賓吏師齋。省繁文。以專委任。他諸勵行簡。以厚風教者數十條。而議者訾其高濶慕古。尼不行。始宋興。未遑庠序之事。諸名碩條天下事。莫不以建學明教爲先務。其大患獨以爲在不立不行。紹聖崇寧間。學較之制大設。營辟雖增。學正學錄官。養士數千人。詔取士一於學較。廢科舉法不用。又立八行取士法。以三舍遞登。時稱爲太學極盛。而羣姦擅國。嚴元祐學術之禁。尊王荆國安石爲舒王。配饗

孔子。位次孟軻。學官講業。非新經義。若字說。禁不得用。崇尚老莊。絕滅史學。博士弟子語。稍稍及休兵節用。卽羅禁罔。雖引用尚書制治未亂語。亦以爲訕謗。擯排之用。與大獄。以爲一道。德同俗也。法莫良於學。較苟非其人。亦不能以自行。况其他乎。建炎初。詔卽駐蹕所置國子監。御史葉林言。光武起河朔。晉元興。江左於天下。僅十分之二三。而急於建學。未嘗以恢復軍興爲解。皇宋以儒立國。垂二百年。懿範閎規。非漢晉比。今駐蹕東南。百司庶府。略備而太學未建。非所以觀天下也。計太學官吏生徒之費。不過一觀察

使之月俸。願謀之大臣。咨之宿儒。復盛典以光文治。時廷議以爲學制。倣元豐。則國力未贍。苟加削弱。卽自損細。請需後迨。和議定。而太學始建。置官師。養士。而奸檜用以文太平。光宗時。吏部尚書趙汝愚。請倣舍法補學徒。及諸州學。教養課試升貢之法。下有司條上。而朱侍講熹著議。言古學較選舉之法。始於鄉黨。而達於國都。教之以德行道藝。而與其賢者能者。蓋居之者無異處。官之者無異路。取之者無異術。故士有定志而無外慕。蚤夜孜孜。惟懼乎德業之不修。夫子所謂言寡尤。行寡悔。而祿在其中。孟子所謂修

天爵而人爵從之者也。今學校所教，既不本於德行，而所謂藝者，又皆無用之空言。其又弊，則所爲空言者，又皆怪妄無稽，而適以敗壞學者之心術。治經者，不復讀經之本文，與先儒之傳註，但取近年科舉中選之文，諷誦摹倣，轉相祖述，以治經爲經學之賊，以作文爲文字之妖。是以人才日衰，風俗日下。朝廷郡國有一疑事，嘗試則公卿大夫官人百吏相顧眙愕，而不知所從，亦可以知其爲教之得失矣。議者不原本其所自尚，猶以程試文字之不工爲大患，豈不謬哉。古大學之教，先於致知格物，而考較之法，又以九

年知顛通達，強立不反爲大成。蓋天下之理，皆學者所當知，而理之載於經者，固各有官，而不苟相混也。况今樂亡禮缺，二戴所記已非正經，而治經者又顛舍其所難，而趨其所易，僅窺其一而不及其克舜於天下之事宜，有不能盡通其理者矣。若諸子之學，同出於聖人，各有所長，而不能無所短，其長者固不可以不學，而所短者亦豈可不精擇爲趨舍哉。至於諸史，該古今興亡治亂得失之變，而禮樂制度、天文地理、刑法兵制之屬在焉，皆當世所須而不可闕者。一旦欲盡通其理，勢固有所不能，惟合所當讀之書，分

年而課試之。使天下之士各以三年而通其三四之一。則亦宜若無其難者。今欲諸經各立家法。主注疏而討論諸儒先之說附焉。以易書詩爲一科。子午年試之。周禮儀禮及二戴禮爲一科。卯年試之。春秋三傳爲一科。酉年試之。皆兼大學論語中庸孟子論則分諸子爲四科。分年附焉。策主諸史時務傳焉。將士無不通之經。無不習之史。德成材達而可爲當世之用。若學較之師。必遵仁宗之制。選士之實有道德。可爲師表者爲學官。而久其任。使講明道術。而裁減解額。舍選謬濫之恩。獨使爲之師者。考察其德行之實。

以聞。而命之官。則太學之教不虛。而懷利干祿之流。自無所爲而至矣。諸州縣教官。亦皆舉德行人以充。使州縣之學。稍知義理。不但爲科舉之文。然獨其私議云爾。而文公知南康時。數詣學。與諸生講繹。訪白鹿書院遺址。奏復之。休暇造焉。揭虞書五教。中庸明誠五日。易損益二大象。若言忠信行篤敬等語。置楮間。使學者有所持循。諸規矩禁防。盡脫畧不急。而人士風灑於學。多所興起。其知漳州。采古喪祭嫁娶之儀。揭示之。命父老解說。以風民於禮讓。又增損藍田呂氏鄉約以行。俗故以浮屠聚會。云爲傳經。亂化者。

四十六
畢禁之。風施于斯今。則小試之效。行之者遠矣。自崇
紹主熙豐。設黨禁。以禍宋。而天下賢士大夫。尊用程
氏之學。潛居教授。循習承傳。不爲悔。至南渡。而程門
弟子。楊中立時。尹彥明焯。道成德尊。爲當世表儀。人
士頌師尊之。爲左司諫陳公輔所忌。惡。上書言大學
宜以孔孟爲師。中庸爲至。庶幾言行相稱。可濟時用。
今世取程頤之說。謂之伊川之學。倡爲大言。曰鯨則
文武之道。傳之仲尼。仲尼傳之孟軻。軻死不傳。而傳
之頤。狂言怪語。淫說詖辭。曰此伊川之文也。幅巾大
袖。高視闊步。曰此伊川之行也。聚游談而長浮僞。乞

禁止以端士習。天子爲下詔申禁。時尹焯方以處士
薦。召爲崇政殿說書。辭不至。勅敦遣。旣就道。聞之。留
不進。懇辭曰。學程氏者焯也。生事之二十年。沒守其
學。又二十年矣。使濫經筵。所敷繹。不過其師說。使舍
所學。則欺君父也。遂留不進。於是侍讀胡安國力疏
言聖人之道。所以垂訓萬世。無非中庸。非有深高難
行之說。而士學宜師孔孟。此至論也。然中庸之義。不
明久矣。自頤兄弟始發明之。然後其義可思而得也。
孔孟之道。不傳久矣。自頤兄弟始發明之。而後知其
道可學而至也。不然。世獨以六經庸孟之言。資口耳。

取世資。微爵祿而已矣。今欲使學者師孔孟。踐中庸。而禁使不得從願學。是猶欲入室而閉之戶也。夫願於易。因理以明象。而知體用之一原。於春秋。見於行事。而知聖人之大用。諸經語孟。皆發其遺旨。而知夫入德之方。則狂言怪語。豈曰其文。孝弟顯於家庭。忠信動於鄉里。非其道義。一介不取予也。則高視闊步。豈曰其行。自嘉祐來。願兄弟及邵雍張載。皆以道德名世。公卿大夫。欽慕而師尊之。為王安石蔡京等。曲加排抑。故其道不行。乞下禮官討論故事。加封爵著祀典。仍詔館閣。哀其遺書。用羽翼六經。使邪說者不

得作。於是公輔等交章痛詆其學術。頗僻。遂罷去。而道學之禁始於此。初秦檜本從游。醉為程學。靖康中虜陷京師。與御史馬伸請立趙氏後。及柄國。姦露為士論所不與。漸之欲反噬。以自快。右正言何若阿檜意。言程頤張載遺書。乃專門曲學。請戒內外師儒。官加禁絕。檜從申禁焉。孝宗銳志事功。以士大夫倡清議。矯激為名。高害治也。內惡之。侍御史謝廓然請禁有司。毋得以願安石之說取士。而秘書郎趙彥中攻洛學言。科舉之文成。式具在。工信道自守。以六經聖賢為師可矣。今乃祖性理之說。以浮言游辭相高。而

別爲洛學。飭恠驚愚。外假誠敬之名。內濟虛僞之實。士風日弊。人才日偷。望詔執事。使明知聖朝好惡。所在。監察御史陳賈入對。言臣伏見近世士大夫有所謂道學者。其說以謹獨爲能。以踐履爲高。以正心誠意克己復禮爲事。若此之類。皆學者所共學也。而其徒乃以謂己所獨能。是獨假其名以濟其僞耳。願請詔中外痛革。於聽納除授間。擯其人勿用。庶多士靡然向風。言行表裏。一出於正。實宗社無疆之福。此其說未始不以六經聖賢爲主意。若以抑浮僞而不知謹獨踐履正心誠意之說。彼習聞其號。曾未嘗一宣

諸心而泰然以爲世所共學也。用行其媚嫉。豈不謬哉。會朱侍講熹召爲兵部郎。辭方入對。侍郎林栗與論易西銘不合。大惡之。遂論熹本無術學。徒竊程頤張載之緒餘。爲浮誕宗主。謂之道學。妄自推尊。所至輒携門生百十人。習爲春秋戰國之態。妄希孔孟歷聘之風。繩以治世之法。則亂人之首也。今采其虛名。將置朝列。而熹聞命遷延坐索高價。門徒迭爲遊說。政府許以風聞。得旨除郎。而傲睨不滿。是豈張載程頤之學教之然耶。緣熹旣除郎官。於臣合有統攝。若不舉劾。厥罪惟鈞。乞將熹停罷。以爲事君無禮之戒。

帝謂栗言過當。相必大曰：熹上殿日，足疾猶未瘳。牽勉登對，非有傲睨。帝然之。而太常博士葉適上疏曰：考栗劾熹之辭，始末參驗，無一實者。特發以私意，遂忘其欺。至中所謂道學一語，尤利害所繫，不可無辯。昔自小人殘害忠良，率有指目，或以爲好名，或曰爲立異，或斥爲朋黨。近又初爲道學之目，以錮之。始於鄭丙，繼以陳賈，居要津者，密相指授。見士大夫有稍慕修潔者，輒以是名加之，以爲善爲玷，缺以好學爲愆。尤於是賢士惴栗，中才解體，銷形滅影，以避此名。栗官侍從，無以達陛下之德意，而襲鄭丙陳賈密相

付授之說，以道學爲詬病。出一熹，未甚害。第恐游辭一倡，讒言橫生，良善受禍，何所不有。願陛下省察，乃出栗知泉州，而熹亦除直寶文閣奉祠去。迨韓侂胄以熹侍講時，格內批拒已也。欲其心而未有名，奸人逢之，言此輩以道學目之，何罪。獨名之，僞學可立。盡於是。御史何澹、劉德秀等言：乞勅學士、專師、孔孟禁僞學。將近世語錄之，顛燔毀，而濂洛關閩之書遂爲世大禁。有胡紘者，故嘗謁熹武夷山中。熹待學子，惟脫粟飯，遇紘，不能有加大不悅。曰：是不近人情。有沈繼祖者，少嘗掠熹語，孟說以自售。至是共詆誣熹，以

十罪。且言熹以喫菜事魔之妖。簧鼓後進。張浮誕。其徒蔡元定佐之爲妖。詔熹落職。竄元定道州。後禁稍弛。絃復言自御札存救。偏建中之說。急於承奉者。取僞黨次第擢用。建中靖國之事。可爲永鑒。茶馬使下逢。極論調停之害。且引蘇轍任伯雨之言。以爲證。務扼之。俾不通。於是顧以元祐黨人爲賢。而籍其言。斥道學以爲快也。時選人余嘉至上書。請斬熹以絕僞學。參政謝深甫抵其書於地。曰。朱元晦。蔡元定。不過自相講明耳。何罪。猶爲有人心焉。爾蓋侂冑僞學之禁。大設而非久。誅歿其黨。具獲罪。已。理宗讀文公四

書集註。及諸所爲書。尊信之。封徽國公。宋亡。而朱學

大昌。

張挺曰。汴宋俱以世代爲序。此却不分世代。只以學較道學。分兩段。

嗟夫。士論每

公於身後。而媚嫉取快於目前。雖其言行。能弁斥彥

聖。排抑賢哲。然直一時之快耳。比於論定。如辯蒼素。

又不懲悟。踵相倚齟。適自起臭。禍延國家。亦何益之

有哉。善乎唐應德有言。王教興。則道德禮樂經術之

寄在庠序。而師道爲天下公。王教廢。則道德禮樂經

術之寄在山澤。而師道爲天下私。雖所寄無以異。而

世之升降繫之。洛閩未論。卽漢經師。濟南關西。瑯瑯

于乘。講習誦傳。不屬於庠序。而固世道之所寄也。柰

何乎。已則不脩而忌人脩。如蛇虺然。見人輒怒而欲
甘心之。爲快手。自漢李膺朱穆蒙宦官之禍。太學諸
生劉陶等三千人。集闕下。頌言其寃。唐國子司業城。
以忠信禮教得士心。左遷道州。太學生何蕃等數千
人。伏闕下。上書請留之。汴宋之季。國社傾側。太學生
陳東率諸生請斬蔡京等六賊。謝天下。明年春。上皇
東幸。又請追童貫正典刑。丞相綱罷。樞登聞鼓。乞復
起綱。安中外。後竟以留綱故論外。而士氣愈益振。其
後諸舉措。關國大體者。太學生輒往往上章無忌諱。
卽大奸巨慝。獨以計柔其心。而卒莫敢動也。故其時
有無官御史臺之稱。嗚呼。國重於士論。而激極流反。
鈎黨捲堂之禍。亦濫烈汰矣。

明興

太祖高皇帝未正位時。卽建國子監。興學。洪武初。卽
詔天下府州縣皆立學。曰。古昔帝王育人材。正風俗。
莫先於學校。至元其弊極矣。先王衣冠禮義之教。腥
羶於夷狄。人紀蕩然。兵變而來。人習戰鬪。惟事干戈。
莫講俎豆。欲興化何繇。今朕統一天下。復中國帝王
之舊。內設國子監。念不足盡延天下之俊。其令郡縣
並建學校。以作士。師生月廩食。有司供饌。學官月給

百城下續
俸講聖道。使日漸化於先王之舊焉。八年春。詔諭都御史曰。惟致治在善俗。善俗視教化。教化行。雖閭閻可化爲君子。教化廢。中材不免於小人。近北方喪亂。人鮮務學。其選太學諸生中。年長學優者。往各郡分教。使人務學而興材。於是選林伯雲等三百六十人。續食遣。而時輟翰林院修撰簡討。爲郡學官。已復令按察司精考儒學官不稱者。送部別調。蓋重郡縣學如此。已。詔郡縣閭里。皆啓塾立師。守令程課。於是天下窮鄉僻壤。咸有學。有社學嚮方矣。方

上創業初。師行所至。往往先詣學。謁先師。已乃視事。已念國學地隘陋不稱。登鷄鳴山。見其下地平敞。云市朝益遠。可營學。使士得一耳目。專於業。莞然喜曰。此天所藏。以遺朕興一代學也。命工部集百工。構造而孔子廟。建于學東。

上數臨視。爲位置規畫。明年成。

上親詣學。祭孔子。服皮弁執圭。再拜獻爵。復再拜。乃退。御葵倫堂。諭祭酒顒曰。天下言道之中正者。莫如儒。往古聖哲。不儒名而德行實。儒孔子生周末。身儒道。行儒行。立儒教。率天下於中正。故爲萬世師。卿等位師表。當以孔子之道爲教。弼天下於道。復取尚書

大禹謨洪範親反覆開諭 賜侍臣宴竟日而罷已

命國子生月賜糧給其家先是

上諭博士傲言爾等宜一以孔子所定經書誨諸生毋

以儀秦縱橫已 命參讀漢劉向說苑及律令尋

勅禮部頒定國子監規條復 手勅諸生言爾太學

生務謙柔恭謹毋縱血氣人我之驟固守仲尼所謂

四非之目積日經旬踰歲月不變則賢人矣朕已勅

禮部條陳警戒其勉循毋忽其欽定學規嚴師弟子

臨屬之禮務於整齊嚴肅以禮義相先學主理性明

倫期於適用諸所為防非訖欲之道甚備而天下府

州縣學亦具科條禁令立卧碑其中令遵守焉 禮部

奉 欽依出榜曉示郡邑學較生負為見言事理本

部照學較之設本欲教民為善其良家子弟入學必

志在薰陶德性以成賢人近年以來諸府州縣生負

父母有失家教之方不以尊師學業為重保身惜行

為先方知行文之意眇視師長把持有司恣行私事

少有不從即以虛詞徑赴 京師以惑 聖聽或又

暗地教唆他人為詞者有之似此之徒縱使學成文

章後將何用兄為人必不從同人世何也蓋先根殺

身之禍於身豈有長生善終之道所以不得其善終

者事不為已而許人過失代人報仇排陷有司此志

一行不至於殺身未止也出榜之後良家子弟歸受

父母之訓出聽師長之傳志在精通聖賢之道務必

成賢外事雖有干於己不為大害亦置之不忿固性

舍情以拘其心待道成而行豈不賢人者與 一今

後府州縣學生負若若有大事干於己家者許父兄弟

矣、何愁不賢者哉、其父母愚癡者、作為多非、子既讀書、得聖賢知覺、雖不精通、實愚癡、父母之幸、獨生是子、若父母欲行非為、子自外入、或自內知、則當再三懇告、雖父母不從、致身將及、必欲告之、使不陷父母於危亡、斯行孝矣、一軍民一切利病、並不許野賢人、有志壯士、質朴農夫、商賈技藝、皆可言之、諸人無得阻當、惟生負不許、一生負內、有學優才瞻、深明治體、果治何經、精通透徹、年及三十、願出仕者、許敷陳王道、講論治化、述作文辭、呈稟本學、教官考其所作、果通性理、連僉其名、具呈提調、正官、然後親賞赴京、奏聞、再行面試、如是真才實學、不待選舉、即時錄用、一為學之道、自當尊敬先生、凡有疑問、及聽講說、皆須誠心聽受、若講解未明、亦當從容再問、母恃已長、妄行辯難、或置之不問、有如此者、終世不成、一為師長者、當體先賢之道、竭忠教訓、以導蒙愚、勤考其課、撫善懲惡、毋致懈惰、一提調正官、務要常加考較、有敦厚勤敏、撫以進學、懈惰不律、愚頑狡詐、以罪斥去、使在學者、皆為善良、斯為稱職矣、一在野賢人君子、果能練達治體、敷陳王道、有

政治得失、軍民利病者、許赴所在、有司、告給文引、親齎赴京、面奏、如果可採、即便施行、不許坐家實封入遞、一民間凡有冤抑、干於自己、及官吏賣富、差貧、而上陳告、毋得越訴、非干自己者、不許及假以建言、為由、坐家實封者、前件如已依法陳告、當該府州縣、布政使司、按察司、不為受理、及聽斷不公、仍前冤枉者、方許赴京伸訴、一江西兩浙江東人民、多有事不干己、代人陳告者、今後如有此等之人、治以重罪、若果隣近親戚、人民全家、被人殘害、無人伸訴者、方許、一各處斷發充軍、及安置人數、不許建言、其所管衛所官員、毋得容許、一若十惡之事、有干朝政、實跡可驗者、許諸人、密切赴京面奏、一前件事理、仰一一講解、遵守、如有不遵、並以違、制論、一欽奉、勅旨、榜文到日、所在有司、即便命匠、置立、卧碑、依式、鐫勒、於石、永為遵守、

初禮部奏增國

子生

上曰、楊雄言、務學不如務求師、師得其人、則材成、不得

其人廣生徒何益。今民間俊秀可充選者甚衆。而祭酒乏人。卿等其爲朕詢采天下通今博古才德兼備足爲人師者以名聞。於是起致仕尚書侍郎及四輔官驛召至。皆手勅署祭酒司業官。十四年以文淵閣學士宋訥爲祭酒。勅諭之曰。太學天下賢士所關禮義之所自出也。自建學而來。歷選師儒以居。迄今未臻其效。豈士習之難變與。抑師道之不立。莫爲變與。此朕所夙夜究心者也。卿宿學者德。茲特命爲祭酒。尚體朕志。使諸生有成。士習丕變。庶國家有賴焉。時初設學。學徒衆。師生相訐。教尼不行。

上令曹國公李文忠以勲臣親重。領監事。助繩糾訥。性嚴重。不妄言笑。以矩矱自簡。撫士恩義益至。恒寢食堂廂。不休沐私第。諄切訓告。不遺餘力。而

上時時召與問對。亦時時至大學。臨觀。一日

上召問。卿昨午默坐廂房。色頗厲。何也。訥頓首言。臣荷皇上恩厚。念欲爲國家效犬馬力。造士。昨生徒有造次步傾跌。失容者。皆臣不能教。廼所致。故靜自尅責。上嘉歎。訥頓首問。主臣。臣動息微隱。

聖明何從知。

上曰。朕欲時見卿。念學事煩。不欲爲數數。故遣畫工圖

卿像以來。因出像示訥。訥感泣頓首謝。居久之。學錄金文徵患訥嚴。謀於吏部尚書余愷。以訥年且老。移文令致仕。訥陛辭。

上驚問故。召二人面質。時

上方嚴賊吏之罰。文徵誣訥受公侯餽爲賊。

上怒曰。禮師父兄盛節。儒者之榮也。何謂賊。文徵又謂訥。饑死有病生。

上曰。祭酒本提大綱。此自親教者。不省錄之過。訥何罪。逮文徵。愷誅之。而勅祭酒言。君子之道猶嘉穀。小入之道猶稂莠。二者並存。世所不免。然天相德人。猶

扶植嘉穀。故道堅而不磨。彼小人之所爲。自漸滅盡矣。卿勿以是而替威儀。竭心力如故。訥再稽首謝。後訥病。

上遣中使臨諭。言卿稟天地之性。發仲尼之誠。施幽德以脩道教。人將病不病而速瘥也。召其子望江。

簿麟。令侍養二十三年。卒于官。

上爲文遣奠。給器葬費。勅所過有司致奠。三十年。

上御門。召國子生臨諭。猶追思訥作人之效。爲比。諄復不置云。當是時。

上時時召儒臣。便殿坐。廣咨詢。國學官李思迪馬。

懿緘不言。

上斥去。因勅國學師生言。賢者所爲務學者。欲推行之。有裨於國家。懷詐自私。上無助於君。下無補於世。學曷故焉。如思迪懿。朕以其學官。召同游。期在嘉言。善行。啓輔朕不逮。乃終日緘默。朕有問。卽他人辭說。遷就之以對。未嘗獨出一言。豈朕昏昧。不足與言耶。何訪以道而不相告也。及遣侍東宮。亦緘默如故。斯懷詐甚矣。昔孔孟懷聖賢之道。恨不得用世。拯生民。故歷聘不休。今思迪懿。發身草野。一旦與人君同游殿廷之上。君就問而緘默如此。學孔孟者。顧若是乎。事朕且然。其肯盡心訓國子生乎。自今師弟子。一以孔孟爲法。副朕責望之意。諸御大學恩意隆洽。嘗

詔大臣曰。朕甚欲尊顯諸生。慮未悉吾意。諸生入學之日。久其令歸省。賜二親帛各四端。有妻孥者。携以來。月與粟錢。務得其歡心。勿惜有司費。他諸保息有堂。調視有醫。賜予有特恩。而卹喪有著。令諸愛養至矣。當修日曆時。遴弟子負俊秀。有文者二人。攷義例。繕書得義烏黃昶。引見西苑。賜慰問。良从曰。爾何人之裔。昶對曰。文獻公潛臣從會祖也。

上悅。遣侍臣出尚方綺裘革履以賜會。

上召誠意伯基學士濂承旨同燕。乾清宮之便閣同。被酒還愛昶才賦一詩贈之。字大如拳。少選。

上復召赴右順門。目同曰。卿醉未醒耶。同醒未解。前對曰。臣雖醉猶能賦詩。贈黃秀才。秀才謂昶也。

上喜問詩安在。同對曰。在史館。命濂亟取以來。手

之讀。讀已笑謂濂曰。朕卽和同章。賜昶卿當爲朕書。蓋菁莪樂育之心。至於是。往往。命祭酒司業言太

學。國家育材之地。不專務記誦博洽。在簡身飭行。恪遵古聖賢之道。已患。國家文學之士不如古。

命擇弟子。負質美能文者。得三十五人。命學士濂

教之。日程業課功嘗。召國子生前問之曰。爾等讀

書。暇壹嘗習騎射矣乎。對曰。習之。曰。熟未。對曰。未也。

上曰。古之學者。文足以經治。武足以戡亂。故能出入將相。而禮稷奠安。今天下粗平。爾等當務學。然武豈可

忘哉。詩曰。文武吉甫。萬邦爲憲。文武並用。古之道也。

吏部嘗奏下第舉人授教官。

上諭之曰。教學之方。非求速化。譬爲層臺。必基於畚土。行千里。必始於跬步。但當勉循漸進。若急遽苟且。未

得此而志彼。非徒學者無益。爾亦爲徒勞矣。爾等盛年。雖職教。當勉脩。毋自滿。常見已。不若人。則所習益

高。常見人不若已。則業漸於下。卽百工盡然。况於學乎。當是時。

上方創制天下。而有才造士。顧勤備如此。勅制郡州縣。里推高年行誼者爲老人。凡民間有戶婚田土諸爭。惠事付平決。又命戶部天下郡縣。里各製木鐸一。里選其耆老。行振之夜。徇于道路。以警衆。其詞曰。孝順父母。尊敬長上。和睦鄉里。教訓子孫。各安生理。毋作非爲。通天。下設之。在畿縣。月朔。則京尹引老人坊廂長。至御前。聽宣諭。稍久。乃傳旨。視古益重。慎親比。而

御製大誥三編。教民榜文。於五常之訓。養親祀先。教子睦族。勤生業。厚閭里。善善惡惡之事。言之不一而足。於是令諸色人。盡讀大誥。爲觀戒。其麗于罪。有誥能復習者。聽減等。無者加一等。蓋誨誘至諄已。詔中

書定鄉飲酒禮儀。使民歲時燕會。做行之習。禮讀律誥。敦叙長幼之節。

歲孟春孟冬。有司率鄉士。大大之老而賢者。行之學宮。其百家爲里。

糧里長主之。推年最長爲賓。餘以齒叙燕。每季月行里中。定官民服色冠帶室宇

鞍馬品式。各以貴賤爲等差。諸境內有孝子順孫。義夫節婦。志行卓異者。里老指實。白有司。有司上監察御史。按察司覈實。開奏表門閭如制已。詔定民

間冠婚器祭儀。民百戶爲里。里爲之長。歲時飲社。如制人戶。見丁著業。里老督併趨作業。令勿惰。里中諸婚姻成器。富者助財。貧者助力。春秋耕耨。力不給。百家頌助之。其子弟不率五常。作非者。里老人若年壯豪傑。會集訓戒之。則禮所稱屬民。讀灑如族師。索鬼神祭祀如黨正。辯施舍行秩叙如閭胥。里宰勸農圃。任耕耨樹藝。而稽其女功。如閭師。鄧長使民相受相糾。如鄰長。罪倣其意行爲著令。則固天下之大教也。國祔以春秋上下。祭先師孔子于國子監。命學士承旨同侍講鳳韶。撰釋奠樂章舞六佾。命禮尚書諒。

定禮儀六年。遣御史大夫寧釋奠丞相惟庸。言誠意伯基不陪祭而受胙。

上曰。基學聖人之道。不陪祀。使學士何勸。旣不與祭而胙其安之。坐奪俸一月。寧坐不舉。亦奪俸半月。七年春。二月上丁日食。改仲丁。五年詔。司府州縣衛學通祀孔子。頒釋奠儀已。又頒大成樂器于天下。府學州縣學從請式焉。當是時。國子司業濂上孔子廟堂議曰。世之言禮者。咸取法於孔子。不以古之禮祀孔子。褻祀也。褻祀不敬。不敬則無福。古主人西面。几筵在西。漢章帝幸魯祠孔子。帝西面再拜。開元禮先聖。

東向先師南向三獻官西向猶古意今襲後制遷神
南面非神道尚右之義古木主棲神天子諸侯廟皆
有主大夫束帛士結茅爲蔽無像設之事開元禮設
先聖神座於堂上兩楹間先聖東北皆席筦尚掃地
而祭今因後制搏土而肖像焉失神而明之之義矣
古灌鬯求神於陰炳蕭求之陽也今用熏蕕代古朝
覲會同郊廟祭饗皆設庭燎司烜共之火師監之示
嚴敬也今以秉炬古之有道有德者使教焉歿則以
爲樂祖祭於瞽宗謂之先師若漢禮有高堂生樂有
制氏詩有毛公書有伏生也當是時學者各祭其先

師非其師弗學非其學弗祭學較旣廢天下莫知所
師孔子集羣聖之大成顏曾思孟實傳其道尊之以
爲先聖先師而通祀於天下固當其七十二子宜止
於國學設之餘各祀於其鄉庶幾弗悖禮意開元禮
國學祀先聖孔子以顏子等七十二賢配諸州惟配
以顏子關重慎也今以荀况之言性惡楊雄之事王
莽王弼之宗莊老賈逵之忽細行杜預之建短喪馬
融之黨附勢家亦濫廁其中古者立學專以明倫子
雖齊聖不先父食久矣故禹不先鯀湯不先契文王
不先不窟宋祖帝乙鄭祖厲王猶尚祖也今回參伋

坐饗堂上。而其父列食於廡間。顛倒羹餼。莫此爲甚。古士見師。以菜爲贄。故始入學者。必釋菜以禮。其先師其學官時祭。皆釋奠。今專用春秋。非矣。釋奠有樂。無尸。釋菜無樂。是二釋之重輕。以樂之有無爲分也。今襲用魏漢津所製大晟樂。所謂亂世之音也。可乎哉。他如廟制之非宜。冕服之無章。器用祿乎雅俗。升降時乎左右。此類甚多。難可更僕。若乃建安熊氏。欲以伏羲爲道統之宗。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次而列焉。臯陶伊尹太公周公暨稷契夷益。傳說箕子。皆天子公卿之師式。宜秩祀於天子之學。若孔子實兼祖述憲章之任。其爲通祀。則自天子下達。如是。則道統益尊。三皇不汨於醫師。太公不辱於武弁矣。昔周立四代之學。學有先聖。虞庠以舜夏學以禹。殷學以湯。東膠以文王。復各取當時左右四聖。成其德業者。爲之先師以配。固天子立學之法也。忤

上意。謫官五年。罷孟子配享。踰年而復。當是時。

上悉正嶽鎮海瀆城隍。及古忠臣烈士封號名。惟大成至聖文宣王。及配享從祀諸賢儒。封爵如故。已從行人司副楊砥議。罷楊雄從祀。進董仲舒。永樂初。

上諭禮部言。我

太祖高皇帝內設國子監外設府州縣學選師儒教育
俊秀豐餼廩蠲繇所期待甚重比乃廢弛其申飭如
舊祭酒儼具洪武中所定學規以上

上諭儼曰此學子科條抑法耳爲師範者當正己爲諸
生先講學漸磨以養心淑身又患天下士所爲學言
人人殊殊俗異政無統也 諭學士廣侍講榮幼孜

曰五經四書皆聖賢精義妙道傳註外諸儒議論有
發明者卿等其悉采增附其下宋周程張朱諸大儒
所著書可羽翼六經者亦甄聚成編務備務精於是
遴朝臣及郡縣學官有文學者開局東華門纂脩光

祿給饌廣等總其事書成 賜名五經四書大全性

理大全 親製序申聖王道治天下之意頒其書六

部國子監及天下府州縣學 勅盡心講究毋虛文

於是進宋儒胡安國蔡沈真德秀從祀禁祀孔子於
釋老宮會鄱陽儒士朱季友詣 闕獻所著書毀宋
儒以自是

上覽之怒曰此儒之賊也遣行人押赴饒州會司府州
縣官聲其罪杖之悉焚所著書其彰示好惡端士習
如此

仁宗卽位謂吏部臣言此國子生務實學者少固志趣

卑下亦繇師範失職而然。今引選國子監官。率循資
陞授。不聞舉有道德老成之士。謂太學何。自今其慎
選以克時。

上諸青宮舊學。咸列翰林。備密勿。顧問。於是進祭
酒儼階勲。

上親製誥詞。命之。畧言儼發身經術。洵歷外職。

先皇帝擢之論思密勿之地。又簡諭朕德於春宮。昭掌
成均。仍參經席。其議論有本末。治官有勞績。光

先皇帝之德于無斁。爾實有之。今特進階勲。嗚呼。朕方
勵志興學。以成俊造。庶幾教化復先王之舊。爾其欽

哉。予惟圖任舊人。汝其益殫厥心。用光予命。而

章皇帝御製儒學箴。言君國子民。教之育之。有育無教。
或淪於夷。置吏俾育。建學俾教。爲教之方。本乎師道。
清脩實踐。正學博聞。成已成物。師道用尊。爲學之方。
體仁繇義。誦法周孔。亦致文藝。化民成俗。以善其鄉。
成德達材。以資于邦。本末循循。用臻實效。勗爾師生。
毋忝學校。其興學篇。一原本於君上之躬行。於

德意益深篤矣。先是定都北京。國子監仍順天府學
之舊。百制未備。教戒居養之道闕然。士雜居營巷。正
統中。大學士李賢請修建。而廟學益嚴。時兩都祭酒

皆得人。北爲李忠文時勉。南爲陳祭酒敬宗。於時有南陳北李之稱。時勉崇廉耻。抑奔競。別賢否。爲勸懲。士習丕變。諸生數千人。開導訓誨。語經義。必窮旨趣。俾渙有領解。諸生有貧不能婚。病不能醫。死不能器者。節縮餐錢爲賑給。仁義之風行焉。督諸生學甚劬。旦五鼓。令起誦讀。夜漏定二鼓。方聽寢。時潛行省其勤惰。一時人士皆感奮興起。頌共稱之曰。天地之量。父母之心。太師英國公輔。偕侯伯二十餘人。至請告詣國子監聽講。既至。時勉令諸生各講五經一章。講罷。燕飲酒。諸侯伯咸讓坐。惟英國公以耆年。與祭酒

抗禮。餘皆列侍。諸生雅歌投壺。如古儀。迨暮乃散。蓋其風也。敬宗力師道。自任嚴條教。革舊習。勵諸生於進學成德。督宗之政。肅於朝廷。僚屬挾忿。私有詆誣。周文襄爲草疏申理。辭少訕。敬宗曰。不可。被誣事小。欺君事大。持不上。而事亦竟白。時大閹振權重震天下。時勉特與抗禮。振生日。諸大臣皆往賀。又獨否。振恚遣人日廉迹其過。莫得也。葵倫堂故有大樹。時勉嫌其一面陰翳。頗妨諸生。斑稍伐其旁枝。振以爲擅伐官樹。供私爨。遂矯旨與司業趙琬。掌饌金鑑。俱逮。方逮時。時勉方坐東廂考業。錦衣官較猝至。掩卷

起免冠受桎梏監諸生皆貽愕失次時勉神色自若呼諸生前徐語曰某人某處講是某處非是某勝某縷縷如平時因顧囑僚屬令終事乃行已矯旨荷較國學前較重百斤時勉疋老不任較憊甚諸生司馬詢等百千人伏闕請寬宥有石大用者獨奮請以身代會事聞

呈太后乃得解尋致仕去而敬宗考績至都下不詣振振以禮幣求書程子四箴走筆書而歸其禮幣竟不往故官太學者二十餘年竟不調敬宗意豁如也蓋一時風尚肅正者如此其後天下府州縣學生徒頗

淺濇不簡提調官不能制禮部建請兩直隸勅御史十三省按察司敕添設副使或僉事提督學較倣國子監所定科條畫所爲申督者而遣始

文皇帝時天下新脫於鋒鏑湯火之苦俗尚簡質

天子又表章濂洛關閩諸儒先風勸之於學言學者有所統進士陳紀等予告歸陞辭

上奉奉以古人務學不厭當益勉進修爲訓已復申諭曰鄉里父兄所在爾輩不可以一第故輒生驕慢驕慢凶德不可長也孔子於鄉黨恂恂似不能言當是時官峻濶守謹繩墨人尚禮教施于洪熙宣德天

順之間。家喻戶曉。博士弟子語。獨視其粗。合經義傳
旨者錄。稍戾迂者汰。其爲辭簡質。猶欲工而不能時
之賢者。各往往明經以窮理。居敬以反身。二者並修。
務悖於本實。雖中庸之流。亦奉訓承式。不敢悖。蓋士
有三年不課舉子文。而日專經學。研義理不廢也。卽
閩巷父兄長老。亦各往往誦習小學性理通鑑諸書。
及御製大誥榜文。故風習最淳。於時大學士瑄處
士吳與弼胡居仁之倫。言純師行純法。爲明儒元
鳴呼盛哉。成化中。勅提學各分督所屬官務化導。
仍簿錄諸儒生德業爲三等。德行優文學膽治事長

者爲上等。有德行而經義治事稍劣者。次之。卽經義
優。治事長。而德行玷缺者。列下等。歲課月考。非上等
毋得應貢舉。欲務士於本實。而例廩生考黜者。俱追
廩爲民。父兄咸憚懼。不務子弟於學。提學御史閻禹
錫請停追廩學。乃興。當是時。陳恭愍公選督南畿學。
言稱古昔。動循禮則。先頒冠昏。祭儀若射。儀於學
宮。令歲時肄習。訓生徒。一主於躬行。以變革浮習。所
巡行。不居公府。寄宿於學宮。端默危坐。以率之。已。徐
行。締視。肩旋。磬折。絃管豆登。泮泮翼翼也。比入夜。齋
館燈燭如白晝。吾伊之聲。錫然。選時以二燈前導。省

勸之羣士競奮前後三年章縫士未嘗見其變色之語折筮之威卽輿皂不施也其教人必本朱文公小學書以達於四書五經及通書西銘性理諸書諸生翕然孚化畏信如神明旣去思之如父母以憲副督河南廣東學一如南畿時爲國朝督學使者之冠蓋先之也弘治初監規積弛詔起侍講謝鐸爲北祭酒僉事章懋南祭酒皆宿儒懋以父喪力辭

特旨爲增置司業一人署監事以待以編脩羅欽順爲之聽懋終制日赴官時士多放逸有差撥爭先者欽順念以爲放心宜收非管攝之嚴不可爭風宜息非

精稽考公子奪填之不能持甚力而謗作已乃肅然及懋至與謹矩度尚德化勵廉耻明道術著功令祈寒暑雨具冠服危坐終日以聽事諸生翕然日執經質疑問業人人自以爲得師也時鐸先後在兩雍律已率人皆嚴立規約監故有羨金爲祭酒費鐸盡籍於官均贍僚屬構東西樓刻經史列其上北監廟街湫隘益市地闢其斜側又市廬舍三十餘區居博士助教諸學官諸生貧者贍給死者賻襚皆羨金不自私一錢請進宋儒楊時從祀斥元吳澄具疏言國家聚英才教育之備任使卽選諸科貢尤恐未精况邇

年來開納粟納馬之令。利未什一。害已千百。葵倫之

堂。爲錢虜交易之地。乞禁止以清源。具條教人歛才

之法。以上而懋欽順。亦疏言。臣聞官不必備。惟其

人。今在監諸生。不過七八百人。而博士助教正錄等

官。乃至三十餘人。皆糜餼廩。爲國費。况各官爲諸

生表模。風憲有缺。例於中選授。則又風憲之儲也。乞

勅該部參酌裁減。遇員缺。行令撫按提學等官推

選學官中。學行超卓。訓誨有方者。奏補。毋苟爲備。

員。洪武永樂中。生徒動以千計。顯多俊少。而教養之

法。至爲周詳。以通經積分而出序。故其時布列庶位。

顯多得人。今歲貢非無可學之資。而衰遲不振。十常

八九。舉人下第。當入監者。宜及時作養。顧往往徑自

回籍。慮糜歲月。故差撥不敷。教養難效。本末胥病。臣

愚欲行選貢之法。不分廩增附生員。合提學憲臣精

加考選。務行著鄉閭學。通經術。年富力強者。以充通

計。天下約取五七百人。分送兩監。下第舉人。寬其違

限之科。而要以坐堂之實。實坐堂一年之上方。准會

試。庶生徒充備。使臣等得竭駑鈍。勉課勸。以少道口

素之咎。

旨允行。然是時科舉所取士。專一經。輒白首。餘經史付

度外故學專而識益陋而郡縣學列官闕冗未論。卽勤恪其職者亦獨嚴其爲課試蕪爛不經之文。蓋程朱沒。至是且數百年矣。諸濂洛之微言大義旣絕。佔俾循誦者非心到自得。徒空言乃言理爛然。卽童子諳之。又俗日漸於文。而異時所崇尚性理。或問諸書習久而厭。頗以爲樸學弗好也。於是諸高明雋異之士。顧往往誦習先秦兩漢之書。爲文章嫺美。士爭歸往。王學士鏊至以爲宜別立科。必兼通諸經。博洽子史詞賦者。倣古制科之選。冀以收非常之士。其反本近實者。爲窮究物理之學。顧蠶絲牛毛。焚詰汎遠。而卒無從入也。於是新會陳獻章公甫於靜坐中見端倪。始復追沂程門主靜無欲之緒。而恍有得焉。以自然爲宗。以忘已爲大。以無欲爲至。以勿忘勿助之間爲訣要。一時人士醒然心目。以爲活孟子復出也。其徒湛尚書若水。試禮部爲舉首。入翰林爲編脩。官成均爲國子師。皆本師說而庚繹之。受學者至數百千人。而論者頗訾其質行。王文成公守仁謫龍場。實始悟知識非知。卽本心之知爲知。踐迹非行。卽本心之真知爲行。而知行固合一也。於是專揭程門鞭辟近裏著已。爲名爲利。清濁不同。而利心則一。謙受益。靜

坐善學諸語爲學的。已深。有省於孟子良知之說。大學古本誠意特傳之旨。日弘廓簡易。真切高明。拳拳以其道易天下。士翕然嚮往。至數千百人。於是天下言學者。不歸王則歸湛。而風習一變。張梃曰。序陳白沙處。以程門上靜爲言。叙王陽明處。以程門孟子大學。古本爲言。其贊揚辯析。可謂精到微婉。文成官廬陵時。獄牒紛沓至。不卽斷射。而慎選里正三老。坐申明亭。委曲勸諭。以勝氣囂訟之非。召父老。俾教其子弟。無蕩僻。而囹圄日清。以都御史督撫南贛。軍務填委。而皇皇聚人士論學。不暫廢。闢濂溪書院。居來學者。而行臺左。開射圃。政稍暇。卽講切其中。令學者時默

坐澄心。游衍適性。言有教。動有警。息瞬有考程。時時於人。獨知幾微。處指剖以爲是。王霸義利。誠僞理欲。關也。而詩書禮樂。益神智。而移氣體者。畢備。於是及門之士。戚戚然有動於其中。久之。疑者釋。憂者懌。矜高者首自俯。辯博者口自訥。又久之。日改月化。信聖脉之在我。而默自力也。倣古比閭族黨之教。立社學。舉鄉約。立十家牌。以善俗。其諭父老言。頃頑卒倡亂。震驚遠邇。父老子弟憂苦甚。豈獨冥頑者之罪。吾有司撫養訓迪之有缺。實有責焉。而父老所爲倡率。飭勵之平日者。無亦有未至與。今倡亂者已滅。然創今

圖後。父老所以教約其子弟者。不可以不豫。今特爲保甲之法。父老其率子弟慎行之。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婦順。和睦爾鄉里。輯齊爾姻族。德義相勸。過失相規。敦禮讓之風。成淳厚之俗。本院奉命撫巡。屬有哀疚。未遑匍匐。問父老所疾苦。故先遣諭。方春。父老善保愛督弟子。及時農作。毋惰以新建。伯起平思田。又大興南寧學較。蓋寤寐於敦學矣。其論國家立學較之意。曰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今之學宮。皆以明倫名堂。則其所以立學者。固未始非三代之意也。堯舜禹之授受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

允執厥中。斯明倫之本也。道心者。率性之謂也。未雜於人。無聲無臭。微而顯者也。誠之源也。人心則雜於人而危矣。僞之端也。見孺子之入井而怵惕而惻隱。率性之道也。從而納交於孺子之父母焉。要譽於鄉黨朋友焉。則人心矣。饑而食。渴而飲。率性之道也。從而極滋味之美焉。恣口腹之饗焉。則人心矣。率是道而發於用也。爲喜怒哀樂。發皆中節之和。爲三千三百經曲之禮。爲父子之親。爲君臣之義。爲夫婦之別。長幼之序。朋友之信。而天下之達道盡此矣。舜使契爲司徒。以教天下。教以此也。孔子之聖。所求乎子。

臣弟友均曰未能未能乎此也是明倫之學始於孩
提之知愛少長之知敬則孩提少長無不能而及其
至雖聖人有所不能盡也故明倫之外無學矣博學
者學此者也審問者問此者也慎思者思此者也明
辯者辯此者也篤行者行此者也心外無事心外無
理故心外無學是故於父子盡吾心之仁於君臣盡
吾心之義言吾心之忠信行吾心之篤敬懲心忿窒
心慾遷心善改心過處事接物無往而非求盡吾心
以自慊也譬之植焉心其根而學也者其培壅灌溉
之者也扶植芟鋤之者也今之學較必繇此而教之
而後無忝於建學立師今之舉業必繇此而精之而
後不愧於敷奏明試今之仕進必繇此而施之而後
無負於行義達道諸語立教之本甚詳其示教讀訓
蒙大意曰古之教者教以人倫後世記誦詞章之習
起而先王之教亡矣今教童子惟當以孝弟忠信禮
義廉耻爲專務其栽培涵養之方則宜誘之歌詩以
發其志意導之習禮以肅其威儀諷之讀書以開其
知覺蓋童子之情樂嬉遊而憚拘簡如草木之始萌
芽舒暢之則條達摧撓之則衰痿固其理也故凡誘
之歌詩者非但發其志意而已亦以洩其跳號呼嘯

於咏歌。宣其幽抑。結滯於音節也。導之習禮者。非但肅其威儀而已。亦以周旋揖讓而動盪其血脉。拜起屈伸而固束其筋骸也。諷之讀書者。非但開其知覺而已。亦以沉潛反復而存其心。抑揚諷誦以宣其志也。夫然故順適其志意。調理其情性。潛消其鄙吝。默化其麤頑。日使之漸於禮義而不苦其難。入於中和而不知其故。是蓋先王立教之微意也。若近世之訓蒙。穉者責其簡束。而不知導之以禮。求其聰明。而不知養之以善。鞭撻繩縛。若待拘囚。彼其視學舍如囹圄。而不肯入。視師長如寇仇。而不欲見。窺避掩覆。以

遂其嬉遊。設詐飭詭。以肆其頑鄙。偷薄庸劣。日趨下流。是蓋驅之以惡。而求其爲善也。何可得乎。凡吾所以教實在於此。恐時俗不察。視以爲迂。爾其務體吾意。毋輒因時俗之言。改廢其繩墨焉。則其於蒙養者。爲已悉矣。當是時。士習蔑裂於辭章。訓詁安以爲學。不復知聖功爲何事。自文成倡而天下始知立本於求心。一時國俊響臻。駢聚久益。有造其高第弟子。鄒文莊守益。歐陽文莊德程。禮書文德先後爲辟離師。賢關語說。斯爲盛於。是名區勝地。各往往以王湛所名。學建書院。羣人士論心質學。考業講德于其中。游

談間作而師友之道。切劘之益。亦因以不墜。蓋庠序
爲虛器。師弟子爲虛名。嚮往者固不得不出於此也。
自王文成之說行。於時篤守程朱以反身實踐不變
者。獨羅文莊欽順。呂侍郎枬爲最醇。呂爲祭酒時。條
監規疏言。歲貢入監。卽古鄉舉。里選六德六行六藝
之士。故禮稱四十強仕。道明而德立。近年歲貢中有
二十上下者。其德行焉考。甚且禮讓未閑。遇事與爭。
各提學官惟取詞章。不顧行簡。遂使質樸淪墜。乞
勅該部轉行提學官。當歲貢期。於食廩年深二三名
內遵照。

祖宗卧碑。參取德行。必注其平日某德某行。縱無完人。
庶幾近實。所較文唯取其不諄經傳。理明詞達而止。
不專於富麗。有蹈襲六朝人語。奇怪難讀者。俱從黜
落。而遐荒鄙邑。亦取士以充用。昭

聖明一視無外之心。又舉人在監。本以觀光。

皇極薰陶德性。今查在監實數。天下之廣。僅止二三十
人。蓋自會試之後。支稱他故。駿奔原籍。有志者固不
廢學。餘多交際郡邑。開治產業。侵陵鄉曲。比及試期。
方攢監簿。計水程用規撥歷。未仕若此。居官可知。乞
勅該部將已未入監告回舉人。移文行取。嚴違限作曠。

計月加曠。若不許會試之條。庶士類知儆。衆向於學矣。納銀例貢近奉。欽依聽其依親原籍與考科舉。此以待志士可矣。其無志者。一旦還里。抗揖守令。兼服商賈。肆行鄉間。他日入官。殃民非淺。乞勅該部將依親例貢。行各提學官考行業。類報其逃監及患病給假三月之外。許臣查治。重則奏報。削其名籍。夫士必知古。斯可通今。儀禮一書。乃成周致太平之具。世行高堂。隆所傳十七篇。宋儒揚復爲之圖解。皆可習行。近臣等選諸士。按圖學步。自冠射鄉。燕至士相見。諸儀使士子閑于周旋進退之節。養其中正。

平之氣。而此書稀少。靡所正據。禮樂諸器。舊多未完。乞勅該部重刊儀禮。并造前項禮樂諸器。以便諸生游業。准古大雅。鼓鐘。辟雍。周禮樂語之義。

世宗初載。垂意於興學明禮之務。製敬一箴。注宋儒程子四箴。范浚心箴。頒天下府州縣學。風士於正學。其敬一箴曰。人有此心。萬理咸具。體而行之。惟德是據。敬焉一焉。所當先務。匪一弗純。匪敬弗聚。元后奉天。長此萬夫。發政施仁。期保鴻圖。敬怠純駁。應驗頓殊。徵諸天人。如鼓答桴。朕荷天眷。爲民之主。德或不顯。以爲大懼。惟敬惟一。執之甚固。畏天勤民。

不違寧處。曰敬維何。怠荒必除。郊則恭誠。廟嚴
孝趨。肅于明庭。慎於閑居。省躬察咎。儆戒無虞。曰一
維何。純乎天理。弗參以三。弗貳以二。行顧其言。終如
其始。靜虛無欲。日新不已。聖賢法言。備見諸經。我其
究之。擇善必精。左右輔弼。貴于忠貞。我其任之。鑒別
必明。斯之謂一。斯之謂敬。君德旣脩。萬邦則正。天
親民懷。永延厥慶。光前垂後。綿衍蕃盛。咨爾諸侯。卿
與大夫。以至士庶。一遵斯謨。主敬協一。罔敢或渝。以
保祿位。以完其軀。古有盤銘。目接心警。湯敬日躋。一
德受命。朕爲斯箴。拳拳希聖。庶幾湯孫。底于嘉靖。蓋

先天下以聖學如此。於是大學士璉疏科目之弊三

事。一正文體。復平實爾雅。申國初經義五百字。四書義禮樂論三百字。以上

時務策千二明實錄。錄必生儒試文。毋有司潤色。三

慎考官。各省鄉試。命翰林部屬有學行官主考。京

官分考。毋苟用教職卑闕。使權歸外簾。而大學士萼

疏。修明學政。尤得古意而近本。疏畧曰。臣聞先王之

教其民也。因天地之性。順人物之生。分土授職。統之

於鄉州黨族閭里。而導之以孝友睦婣任恤。故士不

出於畎畝而行不外於彝倫。管敬仲曰。農之子恒爲

農。野處而不昵。其秀民之能爲士者必足賴。此之謂

也。漢書曰。餘子遣入序室。所謂餘子。父在則子餘。兄在則弟餘。故天下生負皆名子弟。其職在入孝出弟。而所以教之者。莫切於出作入息之期。後世岐教養之政。而二之。教者不知養。養者不知教。以致學較之弊。考德行不求之鄉黨。談經之謬。分司徒以屬之冬官。故一登講堂。永耻民事。有父兄荷蓑笠。而子弟衣輕裘。見達官貴人。竦然敬起。見胼手胝足。雖至親。赧然媿之。是雖冠服士人。言論道法。而其孝友之實。曾塗之人不若矣。此風俗之所以日下也。乞勅諭提督學較官。敦本抑末。進農民之秀。重居鄉之行。凡入

學生徒。必求子弟曾知稼穡。有孝弟實行者。取之。每於考較後。咨訪篤實父老。如古所謂孝弟力田者。量賞犒以風之。設稽行簿。付之里老。書其敬敏任恤。條報其善行。旌異之。其鄉行玷缺者。選人不許入序。貢舉不以應科。而命府州縣教官。集諸生爲會。五日一會。先將所當講求經傳手錄之。錄畢。卽將本文。諧協音聲。圈點句讀。會通章大旨。尋繹不得破碎擬題。以壞經義。苟有自得。錄冊端商之。所作字務莊楷。次將身所處倫理間事。未盡分。若所遭不如意者。務盡心商處。如此。將不出畎畝之中。鄉庠之內。而駸駸然有

復古之漸矣。且夫人者。天地之心也。人存其心。則與天地爲一。一息不存。則不與天地相似。失久不復。則其違禽獸不遠矣。心何以存。曰敬。敬何以入。曰畏。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敬不敬乎。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畏也。惟畏而後能敬。敬而後心存。友朋交切嚴諸此。至業舉文字。士子所賴以發身者。固不待督責而自勸者矣。然其業之也。粗解章句。輒決裂經傳。擬題構文。競爲浮華放誕之言。以奪有司之目。是則離名士人。其設心與壟斷之徒何異。放心至此。尚何望其讀書窮理。以求見聖賢之心。

法也哉。必申令學官。務戒諸生。一洗此習。先閉門靜坐。整齊嚴肅。然後以先儒讀書法。取聖賢經書。熟復而近思之。體認深至。程子曰。如讀語孟。將門人問處。便作已問。將聖賢答處。便作今日耳聞。又云。未讀時。已曉文義大畧。旣讀後。自家見得又別。但覺意味深長。今生徒知此味者。或鮮矣。議者又以爲讀書無益。傳註爲贅。正緣其始。未知讀書之法。未深於讀之之味。後有所得。懲之太過。而不知此論一開。必將至於尚清談。滅禮教。聾瞽一世。使天下貿貿焉。無所執持。而後已。非所聞也。乃小學之教。本古庠序。序以明教。

庠以行禮而視化。春民畢出在野。冬畢入於邑。餘子
畢入序室。學六甲五方書計之事。非獨教之。將有以
養之也。非獨養其德性。亦將養其身體。固其壽命。而
強其血脉也。故聲音以養其耳。采色以養其目。降
疾徐以養其血脉。今之教者。嚴課程。急記誦。以傷
其魄。強所不能。苦其思索。以損其魄。而教與養胥病
矣。臣治縣時。闢義倉之右。廢寺隙地。南北數百步。有
餘。建爲學舍。左右相向。中設四堂。前後爲門。左右爲
塾。以篤實長老二人。平旦坐左右塾。序行道出入。每
食時。至日夕。亦如之。次爲習禮堂。中繪陳祿道揚復

所撰禮圖。曰接子禮。曰童子禮。曰冠禮。曰士相見禮。
曰婚禮。曰子事父母禮。曰婦事舅姑禮。曰祀先禮。曰
鄉射禮。立一師掌之。諸童子進學。卽率見先生。習升
降拜揖坐立之節。隨授一圖。指示擘畫。令其通曉。間
令展習。以辯雜服。又次爲句讀堂。內榜管氏弟子職。
亦列數圖示之。日講一圖。次以孝經小學教之。句讀
令其粗熟。仍爲講說大義。約之入身。又次爲書算堂。
榜六書法。每日止教一兩字。卽以四方上下自一至
十。若干支等名數授之。又次爲聽樂堂。內置鼓鞀笙
磬。投壺詩章。弓矢禮樂之器。或教以鼓節。或教以歌

詩或擊魯薛鼓之半以習投壺或擊魯薛鼓之全以習射儀四堂遍而日亦且晡矣自聽樂堂復之書算以次至句讀至習禮皆畧復舊業復於門左右塾以次序出如此則家無子弟之憂而子弟得養其德性養其血脉養其耳目心志而非僻之干無自而入於以端養正之本而復古興禮時

上用輔臣摠議。詔吏部考察天下提督學較憲臣不勝任者改調罷斥蓋廟有存者又。詔禮部沙汰天下生員不許附學過廩膳增廣之數而視聽一新人士務援精極意研索探討操舉文於古格爲。明文

極盛已。詔正祀典尊孔子曰至聖先師孔子四配

曰復聖顏子宗聖曾子述聖子思子亞聖孟子殿東西十哲兩廡從祀諸弟子曰先賢某子左丘明以下

曰先儒某子以顏無繇曾點孔鯉配食啓聖公祠啓聖公者先聖父魯大夫叔梁紇也黜申黨公伯寮顏何荀况戴聖劉向賈逵馬融何休王肅王弼杜預吳澄十四人增祀后蒼王通歐陽脩胡瑗陸九淵五人而林放蘧瑗鄭衆盧慎鄭玄服虔范甯七人各祀於

其鄉歷代所追崇先聖王先賢儒公侯伯之封爵並

革。國初祭酒吳沉著孔子封王辯言褒之以王之貴

曷若事之以師之尊弘治中少詹事程敏政言苟

况言性惡大悖。洪武中從祀黜雄。况雄實相伯仲。言者併欲黜况。宜也。申振申黨本一人。祀止宜存。振家語七十弟子不及。公伯寮秦冉。顏何。蘧瑗。林放。宜祀。瑗於衛。祀放於魯。寮及冉。向宜罷祀。禮記傳於后蒼。與王通。胡瑗。皆宜從祀。蔣淵子思。配於廟殿。而父坐庭廡。非禮。宜別立祠廟中。祀啓聖王。以祀國公。無繇。榮蕪。侯黜。泗水侯鯉。邾國公孟孫氏配享。永年伯程珌。獻靖公朱松。配下禮官議不可。而祭酒謝鐸言。宋儒楊時。息邪放淫。承孟氏之傳。行晦翁之派。雖晚年一出。不克盡行其志。而力闢新經。足衛吾道。若吳澄。生長於淳祐。貢舉於咸淳。受宋之恩。已如此。其久爲國子司業。爲翰林學士。歷元之官。乃如彼。其榮迹其所爲。曾不及洛邑之頑民。何敢望首陽之高士。况二人皆太學之師。乞升時附宋諸賢。斥澄下從。莽大夫之列。乃追封時將樂伯。從祀而澄祀未黜。至是盡如其言。撤諸塑象。易木主。改大成殿。曰先師廟。大成門曰廟門。東西十哲。閔損冉耕冉雍。宰子端木賜。片求仲。由言偃。卜商。顓孫師。東廡七十四位。澹臺滅明。原憲。南宮适。商瞿。漆雕開。司馬耕。有若。巫馬施。顏辛。曹卹。公孫龍。秦商。顏高。壤駟赤。石作蜀。公夏首。后處。奚

密藏。顏俎。句井疆。秦祖。公祖。句茲。縣成。燕汲。顏之僕。樂欬。狄黑。孔忠。公西箴。施之常。秦非。申振。顏噲。穀梁赤。高堂生。毛萇。后蒼。杜子春。韓愈。邵雍。程顥。司馬光。胡安國。張栻。楊時。陸九淵。許衡。西廡十四位。必不齊。公冶長。公哲。哀。高柴。樊須。公西赤。梁鱣。冉孺。伯虔。冉季。漆雕哆。漆雕徒。父商。澤。任不齊。公梁。孺。公肩定。鄒單。宰父。黑。榮。旂。左人。郢。鄭國。原亢。廉。繫。叔仲。會。邾。異。公西。輿。如。陳亢。琴。張。步。叔。乘。左。丘。明。公羊。高。伏。勝。孔安國。董仲舒。王通。周敦頤。歐陽修。張載。程頤。胡瑗。朱熹。呂祖謙。蔡沈。真。德。秀。而

上親著論言朕惟孔子之道王者之道其德王者之德

功王者之功事王者之事也乃位則非王者之位焉

孔子沒唐玄宗薦謚曰文宣加以王號至元又增謚

爲大成夫孔子於其時諸侯之僭王者作春秋筆削

而心誅之今不體其心而漫加其號名雖尊崇實日

之爲亂賊之徒也。近禮官議增樂舞八佾。違孔子有二上擬於事。天孔子如在其肯享之乎。孔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而禮樂不興。夫旣以王者之名橫加於孔子。故使顏回曾參孔伋以子而配養於堂。顏路曾皙孔鯉以父而從祀於廡。綱領紊而百目因之。豈不信哉。今不正滋來世之非道。苟謂朕以位而凌先師。非知朕心者也。於是革塑像以主。上皮弁服。謁廟用特奠帛。行釋奠禮。迎送神各再拜。樂三奏舞六佾。已御史瞻得仁疏。請以故禮部左侍郎薛瑄從祀孔子廟。下百官議。春坊唐順之上議。言惟

陛下懋建皇極。身作君師。惠然留意理學之臣。博採庶論。欲以定祀典。而彰潛德。甚盛心也。臣請折衷之祀典以答。明詔可乎。臣聞聖人之道。有宗傳。有羽翼。蓋孔門身通六藝者七十人。其德行稱者纔四。而夫子獨稱回爲庶幾。一貫語之參。賜而性與天道。賜又自以爲不可得聞。則其精微之際。心授心受。毫釐不差者。固亦難矣。所謂宗傳者也。然文學政事言語。亦得與德行分科而居。皆不失爲聖人之一體。至於門人之辯之勇之藝。聖人亦自讓以爲贗於我也。且曰。自吾得某而門人加親。是聖人與人之周也。所謂

羽翼者也。此孔門人物之衡。亦後世論孔門人物之衡也。如使必其宗傳而後可。則顏曾思孟而下。及於濂洛四三鉅儒而足矣。雖七十子猶在所畧。而况於經師之口傳。與諸儒之疵而未醇者乎。然且羣然而俎豆焉。則羽翼之故也。故曰與其過而廢之。寧過而存之。至如瑄者。以復性爲究竟。以持敬凝靜爲工夫。非聖人之道。不以志。非濂洛關閩之說。不以存。謂其爲聖門之羽翼。復何疑乎。此瑄之可附於祀典者一也。臣聞衆心安定而成俗。必有尚。衆志鼓舞而成尚。必有倡。倡之者始之也。祭之爲言。報本而反始也。我

朝理學彬彬乎盛矣。然自瑄以前。未之前聞。則瑄實倡之。比濂洛之倡道於宋。雖所自得。或有淺深。而功則並之。此瑄之可附於祀典者二也。臣聞之記曰。凡釋奠者。必有合也。有國故則否。解之者曰。國故云者。若虞后夔伯夷。周周公魯孔子也。若漢高堂生。制氏毛公。伏生。代各自釋奠於其代之人。而國又各自釋奠於其國先師也。明興且二百年。絃歌之化。暢乎遠近。而璧雖之側。至今無一人焉。得俎豆於其間。非所以鼓士氣而彰聖朝棧樸之盛也。繇此言之。苟爲聖人之徒者。猶宜援而進之。况如瑄之學。真可以羽

翼聖門而曰我國之故也而祀焉。奚不可哉。此瑄之
可附於祀典者三也。或者謂其於六經少所著述。宜
不得從祀。臣竊以爲不然。夫聖人作經求諸其心而
已。儒者求諸心而有得。是真能發揮六經者也。且自
古儒者說經之多。莫如馬融。其體認本心。絕不肯爲
六經註脚者。莫如陸九淵。陛下嘗進九淵而黜融
矣。况瑄所著讀書錄。且十餘萬言。其爲著述也已繁。
又何疑焉。或又以爲宋儒之賢。若尹焞。羅從彥。李侗。
黃榦。皆不得與祀。今瑄所得。未知其與數子孰賢。宜
不得而獨進。臣又以爲自濂洛倡道之後。羣儒連茹
而出。耳目薰染。故興起爲易。瑄崛起絕學之後。其樹
立爲難。方連茹而出也。不得不擇其尤者而祀之。其
無待而起也。不得不援而進之。譬繁星麗空。非五緯
不能以耀芒。而晨星相望。則維參與昴。噤然而見。微
顯闡幽之義也。安得牽彼以例此乎。臣以爲宜如御
史臣瞻得仁所疏。詔需後宋學。自永樂尊顯而來。
天下士守朱徽國文。公所註經。如金科玉條。不敢少
抵忤。而王文成求端於立本。揭致良知爲學宗。言時
與朱異。而評論始興。又機神天縱。不拘故局。常往往
爲有方士所深疑。又自以爲簡易直截之學。二千年

始顯號召同學。汲汲若不及。卽賢儒。姍訾之。已功高衆忌。而謗議大興。嘉靖初。南宮發策。至斥爲僞學。欲焚書申禁。及起平思田。卒于師。爲冢宰。萼以論學異同。故深擠之。奪贈蔭卹典。且下詔禁學。於是詹事縮。御史延。各疏言其學不詭於

聖人。皆不報。隆慶初。大學士階當國。用言官請。下廷議。進侍郎瑄。新建伯守仁。從祀孔子廟庭。而先後言官論互異。獨進瑄。萬曆中。御史詹事講理。前議請進。簡討陳獻章及守仁。下廷議。議者復互異。

上曰。守仁學術與宋儒互相發。何得因彼廢此。卽集議。

歸一。上毋紛紛。奏。部覆議。請并祀布衣胡居

仁。於是輔臣始顯言。守仁言致知。本大學言良知。本孟子。獻章言主靜。本宋儒周敦頤程頤。皆翼聖真。宜祀。居仁純心篤行。輿論攸歸。宜併祀。

上口祀之。善。

皇祖世宗。每言王守仁爲有用道學。其獻章居仁俱從祀。見朝廷重道崇儒。操修經濟。金務尚本實至意。嗚呼。深矣。始

祖宗時。重國子儒宗之選。祭酒司業。必簡翰林宿學。有碩望者以充。諸體賾遷陟於他司。絕等卽博士學正。

學錄博聞行修者亦往往補館職列坊局已乃真內
臺當是時國學官民軍生非強學登科必積分至十
餘載升上館乃後使歷事叙選而任官其後進士科
日益重舉人下第者冀後舉引他故自便不以時入
監通歲至監者曾不能數十人歲貢生顛衰頽願就
教爲祿仕計通天下郡縣學歲貢入監者視異時十
不能三四其後納粟納馬入監之例啓而國學愈
淆初例開時猶提學官試文理通而後聽後彌弊濫
郡縣學停降增附若斥退者及民間白丁子稱俊秀
得納銀齒於學於是商賈之子卅角之童以及遊蕩

愚不肖之流咸混迹其中士耻與爲伍而虎闥重地
曾不若郡庠邑序爲猶有推擇也又法齒學者無斥
退于是燕朋僻友恃蓄聚自恣蔑繩法不守卽教無
所施雖祭酒司業隆重不異疇昔而養望需陟頗不
屑督廸南北監博士助教學正學錄官顧獨類刺貞
資叙漸下遷往往寬縱取妄說於是太學特爲出身
之塗舉人官生入監僅六月以上歲貢生僅八月以
上援例生亦不過終歲卽序撥而司教者卽欲遲之
歲月冀優游於學不能矣而國學大壞方
祖宗時特重督學使者之選兩京用御史外省用按察

司風憲官。類海內名流。國盛時未論。迨正德末。御史蕭鳴鳳。懲惡嚴。雖才不貸。副使魏較。敦行急。受欺不悔。副使李夢陽。伸士節。振萎習。士誦義不休。而邵文莊寶。提江西學九年。忠信結士心。士戴如父母。後督學官稍益輕。柄任者非必有卓行實學。厭士心如異時事。益多故。又巡歷。或二。三歲。乃一至。至不過浹旬月。獨品所爲較試。一日文而止。不復關行能考察。道藝。卽甄獎德行。亦獨案郡縣學官所報三等簿。崇抑之。不復有案質。又憚巡行勞苦。獨高坐。引日月至大比。獨委府州縣類考。而合試之。故士習。利而人驚。

於奔趨始

祖宗時。重學官之選。往往取者儒宿學。以充後科目法。行取舉人。登副榜者。選授。凡國家推選坊局纂修典籍。會試較文。必與焉。其經保薦。及九載處優考者。顛得授翰林科道部曹官。於陟陞無等。故廷臣薦士。以起家學官爲美談。後久刳弊。師儒之職益輕。副榜舉人不屑就。而歲貢生年稍邁。若貧困甚者。乃甘心焉。因取充位。精力倦於鼓舞。而學術紕謬。無能爲諸生先。又俸難自給。於是奔走有司。結富豪以苟得。而於月考課。及上下三等簿。率以貲。不復問行能。蓋冗。

蠹甚矣。弟子負各以其意散處相師友。獨月朔望一詣學。而講課缺然始。

祖宗以經術作人。令研磨於義理。以簡黜身心。文主典質。諸剽老莊浮華言。若獵竒鬪異者不錄。已文治漸開。自弘治迄嘉靖。初最盛。程式文及名家作者。類精義雅辭。有爛其文。後學較所取士。遺棄典實。獨取輕俊。卽及經畔義者得錄。又學無師法。經有成說。講貫粗通。卽稚子能之。業之者以爲取足行文而止。於微義奧辭。固無俟深解爲也。於是窮年畢力。獨取進士科高等課試之文讀之。他經史未諭。卽異時所業專。

經亦簡棄不讀。獨剪截科場中可爲試目者爲擬題。構文已然者輒效。輾轉摹擬。習益靡濫。又後天下言文者宗史漢言。學者涉莊老佞佛。而經生亦競勦莊老佛唾餘以投之。豈必心解。獨弔詭倖售。又少俊者多得雋。人用倡狂自恣。輕忽長者。傲慢同列。甚乃淫伍。酣歌伍俳。優不耻。不復憚名教。遵簡押如異時鄉學。又大壞彼其以。

國家設科取士。真爲祿利資。一旦劾高第。取右職。試官異時業。棄如弁髦。卽夙昔受學師。升沉稍異。忽若途人。長躁進之心。傷揖遜之美。而風習大潰。當是時。天

下學士聚講學者亦不復知古六籍四教。遂志游心。成德達材之盛。獨取近儒一二。激世之論。如所謂六經糟粕。須焚書一遭之語。為至言。倡天下於師心自用。而名世高虛之士。至圓靈自詡。茂棄脩學。混楊墨老釋於一途。揚波助瀾。仕競苟得。居營口實。幾於晉宋清談濁亂之俗。而未知所止也。萬曆初。輔臣白降詔申勅。國家用經術造士。為實學。禁剝書院標門戶。聚黨為空談。重兩京國子監。十三省提學使者之選。申勅。遠歲貢士若附學生。勅嚴遴選以充。然不能有救也。先是大理副李承芳著論言。近代來。害天下之人

心者莫甚於學宮壞。天下之士習者莫甚於科舉。率天下為惡。無紀極。莫甚於學官可一切廢去。惟勅天下守令於郡邑之內。求老師宿儒為一鄉之善士者。令師其一鄉。一國之善士者。令師其一國。而學焉者。必六德六行道藝以立其本。經書以擴其用。至於農田水利及錢穀兵甲律令之類。皆一一究極之。而可效諸用。守令卑躬盡禮其師。而勸誘成之。其道成德尊者。則舉而加之高位。由邑而達之郡。由郡而達之省。達之天下。庶其可也。雖持議已激。而痛時弊至深。嘉靖季年王祭酒材故受學呂宗伯柵。官司業時。

嚴條約居必於解舍守必於矩矱程課業敦彞倫又
申明崇讓戒速規儉勗勤之訓導誘諄至少宗伯康
太和以爲諸生始而惕然終而訢然不惟不敢犯且
不忍犯也於是兩都學門堂廳廂畢具飭街衢房號
爲居民侵冒者清復之任勞怨不避考典稽訓作大
學志六編編爲之序序各有志焉其畧曰自昔帝王
膺圖命世罔不崇宣教學以爲化本此三五之代所
共繇也

皇祖初定天下汲汲焉是圖崇祀先師科列維範登耆
授俊廣籍庀養諸室廬服器之需庖汎之役靡不周

具燕賜之恩給于縫掖衣廩之給下逮厮人所以
勤教作人燦然備矣

列聖相承敦嚮若一古稱盡制莫此尚焉紀典制第一

一典制 建學 祀先師 設官 官民生 生
負巾服 經籍 倉庫 官吏俸給 師生廩饌
賜予 器用 徒役 印信 官吏給繇 內外學舍自舜命夔契開五倫四

德之原周廸賢能示德行道藝之典固文敷立命辭
出爲經矣

皇祖建學立師廣延胄俊多方戒誘綱目具昭方其創
制天下百度萬幾之殷密劇矣而建學成賢俛俛焉
若家長之於子弟昕夕于衷又時爲策目以課試之

聖神之周貫如此。

列聖嗣休。代有明訓。

皇上天縱時敏。造極淵微。作敬一箴。反復幾三百言。心學統宗。光昭絕緒。繼又取宋儒五箴。親為註釋。而主敬協一之功。益明。敬一以治心。而精察於視聽言動。為敬一之實。是皆啓萬世之堂塗。豈真制一時之津楫已哉。遵道遵路。率德勵躬。教立化行。歸其有極。雲漢章天。作人斯無已。紀謨訓第二。一謨訓、勅諭、學規、誥勅、官箴、策問、敬一箴、五箴註、禮樂太學所以為教也。三王教世子。必以禮樂。則齒胄之大義。春秋教以禮樂。則時教

之正業也。

皇祖光有天下。亟命儒臣。考禮定樂。辯度審音。時輒親較。務求远古。

皇上惇崇倫典。制益備章。雖議在宗伯。業在奉常。然自郊廟之外。獲覩其盛者。惟太學。

車駕臨幸。則朝廷之禮樂行焉。春秋釋奠。則宗廟之禮樂行焉。合語合射。則州鄉之禮樂行焉。此其大端。而莊敬恭順。動皆有則。中正無邪之禮。事罔弗由。暢析經猷。相說以解。論倫無患之樂。時罔弗著。瞽宗東序之故。雖不盡沿。而窮本知變。著誠去偽。可以得禮樂

之實矣。記曰：知禮樂之情者能作，識禮樂之文者能

述。紀禮樂第三。一禮樂、臨幸、春秋釋奠、釋菜、行香、謁廟、祀土神、歲暮各

祭、朝賀、禮射、進士釋菜、衍聖公襲封釋菜、智讀公侯駙馬伯釋菜、有官必有政。

太學之官則師，其政則教也。官師政教，義並隆焉。師

以為官，教以為政，而教固政之本也。德行道藝之導

其全，藏修游息之省其懈，燕朋燕辟之章其戒，中以

亨行，有發蒙包蒙之吉，術以時用，有鼓篋夏楚之宜。

自辯志至于強立，自勞來至于振德，有等有序，古帝

王之命教，固已然矣。我

皇祖詳定學規，至三至四，儆礪教學之法。緘山傳周書

義裁禮節，而曲成之仁在焉。今之學政，惟率遵成式，

而會饌積分，良猷或廢，雜升速歷，教學應文，蓋時遷

法弛者今多矣。學者憚其嚴，論師者亦且謂不必於

嚴，或乃以敷教在寬之說文之夫，寬也者，言遲之歲

凡俟其成，不急迫云耳，非廢

祖宗之制，循時俗之趨，為寬弛也。教學日弛，抑將如訓

典何哉。抑崇德重義，表儀諸生。

太祖之訓也，為師範者，務正已以先之。

成祖之訓也，學政之本，固有出於約法之外者。於乎，政

者正也。書曰：爾身克正，乃罔不正。紀政事第四。一

升監、廂儀、講肄、考較、懲戒、差遣、太學、文

歷事、分守、稽驗、官廨始末、鑒戒、章之府、禮義之宗也、盛世仁賢陳建所及未始不度

衷物則研志時裁期以光贊、徽猷、彌成陶範、或貞

一察倫舉前往之闕、或變通盡利、禪教誘之方、列於

下而、帝俞行於今而後守、詎已枝辭、務取蒐攬、蓋

惟政術是稽、言正事覈者裁焉、紀論議第五、正廟祀

廣生徒、增載籍、申惠養、清資途、大矣哉、國

汰衰庸、革助弊、明郵典、酌差歷、家作人之教也、夫崇禮師選簡登耆碩、龍雲感會、固

賢業所以益隆、而鼓淬大鈞、藹藹多吉、殿邦楨國、萬

序咸熙、二百年來、不可勝書矣、且今之抗色升壇、即

昔之執經間席。後之幹調斗鼎。即前之表絜均雍。文

武勲名。道德源緒。胄林所毓。今在廷彬彬可睹已。惟

皇祖尚教敦儒。

列聖

今皇篤勵無斁。故譽髦之盛若此。詩曰。肆成人有德。小

子有造。紀人材第六。名德、簡遇、職官、題名

其典制篇。序建學曰。按四代之學。虞商貴在郊。夏周

貴在國。在國以惇禮樂教化之原。在郊以遠朝集市

紛之劇。我

高祖卜大學於南都之鷄鳴山。去朝市且十里。今太學

雖沿元址。去朝市如之。不越。都闔。而夔隔囂闐。藹藹之士。合志營道。敬業樂羣。自禮樂詩書之外。無所干於視聽。可不知其故哉。乃內外學舍。脩復以存。祖宗之制。限居以一生徒之業。委官以主代承之籍。嚴毀耗之防。則今日之事。守焉爾。序祀典曰。凡立學。必舉先師之祀。誓宗右學之典。可考已。漢氏以前。樂祖經師。皆習其道。則祀其人。蓋未有定祀。東京雖以聖師禮周孔。而學未始有廟。廟祀孔子於學。自唐始。夫盡天地之性。明帝王之道。修六經。扶五教。終古宗承。未有盛於孔子矣。歷代嚴禋。纘服無數。我國家建雍作廟。昭揭兩都。崇祀儀章。光布寰宇。

皇上正名秩禮。定先師位號。益顯以隆。秩祀尚本。祭川先河。又推所自出。而報祀焉。子淵諸賢。不先父食。大中羣哲。均饗崇報。殷禮肇稱。無文咸秩。惟

皇盡制。於是爲不易之典矣。序官師曰。教胄之司。著於虞典。備於周官。兩漢時立博士官。而元長一人爲祭酒。助教昉於後魏。司業監丞設於隋唐。正錄則置于宋。自昔爲有道之選。

國朝列職太學。皆在廷儒臣。非大典禮。雖朔望有長貳迭朝之例。以施教授業。必專必勤也。故有金闈

之籍而無待漏之勞。優假之若是。今升監儀。

皇祖所欽定。鵠立鴈行。繩趨矩步。自官屬以及諸生。肅

如秩如。所以嚴師者至矣。匪由自辯焉。取立人。

皇祖之命師儒。曰正心。曰實學。曰崇德重義。止身率下。

曰簡身飭行。守道尊嚴。諄諄焉。不欲徒文辭。記誦之

為務。道不可師而居其名。教不務修而虛其職。瘵曠

之罪。豈直若他司比哉。茲可為栗栗懼矣。享生徒口

禴

太祖設國子博士等官。教皇太子於大本堂。時自

親王而下。至功臣子弟。及生徒之秀者。皆得入伴讀。

既建國學。乃令品官子弟。及民間俊秀。充國子學生。

於是。有官民生之目。自一品至七品。皆得與蔭叙。皆

謂官生。民生。則郡縣諸生中。論其秀歲。升之者也。洪

武三年。始設科舉士。五年。選會試下第。年少質美者。

令入學。皆曰民生。當是時。啓教雖弘。而任官不易。非

強學登科。則積分將至十餘載。而後得歷事授官。儼

淬之。久如是。後貢舉諸生。既盛。貴游子弟。不得輒錄。

宣德以來。頗有陳乞聽。

上裁可。仍令勉學。從科舉出身。成化初始。詔大臣三

品以上子孫。許一人送監。照監例出身。近歲蔭而得

舉復得以次子補蔭。而自洪武來。死王事者之胤。時
間有特蔭。其經筵儲邸講導之臣。有稽勞叙蔭。
近歲邊境大臣以功蔭。皆曰恩生天啓。

聖人復中華於蒙古之世。驅氛蕩穢。豈惟諸夏再瞻倫
軌。卽邊境夷酋。以及海外君長。梯航相望。遣子入學。
附之官生。其勲戚習讀。昉於洪武初。令公侯伯及武
官子弟承襲者。入國學肄業。時蓋二百餘人。景泰于
順間。戚畹諸公主子孫得乞恩入監。成化十年。
令公侯伯駙馬初襲授者。送監讀書習禮。祭酒依學
規教之。不幸者奏聞。

今上設禮部主事一員。專教駙馬。因不復入監。諸勲爵
幼者不及時。題請在監者落落。諸習讀之規。復有
待於申勅矣。序歲貢生曰。國初令按察司於府
州縣弟子。負年二十以上。重厚端秀者。拔其尤。歲貢
入監。歲貢之名自此始。卽漢歲察法也。正統八年。
令生負年四十五以上。考選送監。弘治中。歲貢中。願
就教者。仍送監肄業。按季考試。嘉靖七年。行選貢法。
十五年。禮部復題照舊。其在學年老無進者。給衣巾
終身。復連年開貢。以疏湮滯。然自是多衰朽無志
之士。就教者日積於銓司。入監者無幾。夫國初選

秀不問年。由科目未盛行也。近科目既爲世所共趨。則歲貢之法。自當以處淹滯。惟年力過衰。神志昏眊者。雖鄉較之官亦難之。而又束之國學。以冀其進。不已遠乎。議政當如持衡。不可以已。意爲輕重。苟酌二者之中。凡鄉學廩生四十而下者。可以待後舉。四十以上。嚴訪其志行。試其才力。以充貢。養之國學。俾及時而用。其不稱者。仍其衣巾。不奪其蠲復。則國學有進修之士。鄉庠無頹朽之師。而不稱者。亦無失所之歎矣。序舉人與呂祭酒柵條議同。序援例生日。自納粟納馬入監之例啓。而總州之童。侗頑之子。亦與於

齒。曹冒濫甚矣。嘗筭入官。昉於西漢。唐宋間行多繇軍興。非其獲已也。然輒以貲授。今國家雖入貲。猶必教之學。而後使之仕。視往代之法。爲猶愈矣。其間英俊。繇以擢名。雖千百一二。而固未嘗乏也。惟職儒者體。朝廷曲成之意。而不以資途棄焉。可也。其序廂儀曰。廂儀有可列者。有不可列者。今列者。舉政之節度。教之糟粕焉已也。攻堅叩竭。非有定時。因材當可。非有定術。發蒙啓滯。批軛導窾。游心遜業。達機裁化。其事固萬變而不可窮也。若乃水繇孟幻。金以範成。觀法所從。感通有在。則本乎德行焉。

